

南
潯
鎮
志

志餘六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卅八

董志莊廷鉞莊廷鑑其先震澤陸家港人俱明諸生素饒於貨避盜遷潯卽開質庫於潯值明末寇亂一日鑑妻攜婢探視途遇寇掠婢去不從死鑑妻遁歸白其故旋自縊死鑑憤悼不娶謂古人憤而著書思作一史以傳于世會朱平涵公之孫匱乏持史槩續稿詣莊質庫典銀五兩鑑喜甚卽浼其西賓嚴某集諸同人錄之爲藍本延查伊璜董誦孫潘檉章吳炎吳敬夫張西廬諸名宿刪定纂削稿成付梓朱雲鴻字佑明佐其刻資署名清美堂藏板適歸安知縣吳某去任過潯叩朱告貸朱

遣子持白蠟百金往贖子忽其休官將銀自入私橐竟拒之吳至吳江於坊間得是書卽往吳江縣呈首事發凡書中列名者皆伏誅而朱與莊俱遭大戮

翁廣平書湖州莊氏史獄此事諸家所記有異同余乃取

其近理爲正文餘附注焉

盧仲山記多差謬本不足錄恐見者爲其所誤因附注以

辨之○吳興之南潯鎮有莊氏九龍焉九龍者莊允城與

其弟允坤允琛及子廷鑑廷鉞允琛子廷鑣廷鑿廷鏡

廷銑俱以才名著故時比荀氏八龍世居吳江之陸家

港至允城始徙南潯允城字君維明季歲貢生爲復社

遺老善望氣術偶過南潯之夏家園見金銀氣甚盛遂

購居之獲藏金無算

見無名氏湖濱雜記(允)塚名不時詳以明末江蘇督學全案得之

里中有朱佑明

一作民

者父爲木工與鄰寺老僧善父死

佑明給使寺中僞爲馴謹僧信任之先是有湖廣商人

擁厚貲因寇氛路梗以銀置桐油籠中寄僧舍約曰俟

我五年不來而後售適市中桐油價倍僧命佑明售其

值以待佑明發篋得銀驟富誑僧以獲窖金閱七年商

人至就僧索桐油僧曰無憂佑明長者不我負也同造

佑明佑明歡迎曰賴客貲得厚其息請以原數歸僕取

其羨幸矣商大喜留飲竟醉同宿東軒夜半率健僕刺

殺商且及僧僧曰吾爲德於爾殺之不祥佑明曰大恩

難報舍之不祥僧曰休矣二十年後與汝了此公案竟

殺之

長洲顧燮僖瓠消暑閒記朱送客居別莊宴飲無虛日客樂之月餘燻其莊僧與客俱死當湖盧仲

山紀茗中獄事佑明父爲木匠曾得某客寄留舍桐油中銀驟富後客來索銀朱不諱盡還之客喜而去朱密令家丁伺于百里外殺而奪之銀按顧說似合知其事者畏而不敢發也嗣後

佑明家益饒所爲愈恣肆里中士夫羞與往還貧緣曹

村金相國締姻相國送女至佑明別起華堂盛供張飲

饌極山海之珍相國顧語客曰美哉室惜題署無鉅公

長德佑明聞而恥之買得故相朱公國禎清美堂廳事

其額則華亭董宗伯書也乃去故相款署而加髹焉白鶴

山房

紀事佑明以女妻莊廷鑑廷鑑字子美年十九中拔萃

選湖濱

旋目盲

盧氏紀事云莊氏之子曰君味者有才而日盲焉

因思史遷有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之說遂欲著書成一家言初故相

朱公嘗取國家大事及公卿章疏誌狀命胥鈔錄數十

帙

顧亭林集鮑琦亭外編消暑閒記其書曰史槩題曰清美堂湖濱雜記購得處士朱不遠史槩未成稿吳

赤渚文僅曰烏程之史槩

廷鑑得之爰招致賓客日夜編輯爲明書

書垂成而廷鑑卒無子其父允城流涕曰我當先刻其

書而後爲之置嗣

亭林集參父貫齋遺稿

佑明力任劖劂書刻清

美堂藏板欲附名以傳也

盧氏紀事書印出者四十餘部後知有忌諱語以重價購

蹟僅亡其二一在朱佑明家一在吳之雒家

書凡百餘冊所附參訂姓氏二

十四人皆一時知名士實半竊其名而列入者先允城

之京師客其舅氏吳尚書默邸夜夢梁間白鳳飛來
求救明日吳閱大辟囚文案有盜曰梁飛鳳允城以夢
告遂釋之允城復給金帛并書薦於某總兵從征湖苗
有功仕至兩浙提督因感允城恩約爲兄弟時至允城
所建百尺樓中辛丑歲有烏程令吳之榮者年二十餘
以賊繫獄遇赦得出嘗有求于佑明佑明不卽見屬門
客延之入宿東軒見廷鑑所著書多忌諱語遂持以要
賂見鮎琦亭外編又盧氏紀事佑明很戾如其父偶被
賂師所嘲欲閉門殺其師爲館僮所泄師挾其書踰
牆而遁首于江總督莊與朱費數萬金重鑄其板板
迫入官而坐師以誣知此事告許者不獨之榮一人也
允城欲許之梁飛鳳曰踵此而來盡子之產不足以給

也遂使部將驅之境外

湖濱襍記盧氏紀事莊氏有通家爲浙江按察使未之官先至

莊氏訪利病莊以革職令吳之雄爲地方害及洩任卽逐之

於是之榮白其事於將

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尚衡允城並納

重賄以免

是年廷鑑已死亭林曰諸大吏右允城不直之榮

乃稍易息諱語重

刊之之榮計不得行特購初刊本

全氏外編遂入京上之四

大臣大怒遣官至杭

全氏外編遣刑部侍郎

執廷鑑之父允城及

其兄廷鉞與弟姪等之列名於是書者十八人皆論死

湖濱襍記卽逮

允城至京令三法司訊之允城晉已啞

蓋之榮陰使人藥之也壬寅冬允城死大理寺獄明年

春復遣官至

允坤死於成書前不列名不坐而發廷鑑

抗窮治之

墓焚其骨籍沒其家產并坐朱佑明家

盧氏紀事

吳之雄朱相公

者爲誰之雄未知相國也因嘗有求于佑明而不得卽以佑明當之且以清美堂爲證也參訂二十

四人中吳江董二酉死二歲剖棺到其屍張雋投水死

雞窗叢談胡某逃匿海濱爲僧海甯查伊璜識拔吳六奇於

未遇時至是爲兩廣提督遂奏免其罪海甯范文白亦

免或謂亦六奇救之也湖濱雜記參觚烏程閔毅夫聲

仁和陸麗京圻已繫獄而得釋閔本南雷文約其餘歸

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吳之鏞之銘兄弟吳江吳炎潘

樞章等十餘人并刻書鬻書者同磔於杭之弼教坊時

癸卯五月五日也作序者禮部侍郎李令哲亦伏法并

及其四子令哲幼子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

免死充軍對曰余見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
將軍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魁以八議減罪僅
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朱昌祚胡尚衡賄讞者委過于初
申覆之學官故烏程歸安兩學官並斬而朱胡幸免湖
州太守譚希閔推官李煥皆以隱匿罪絞濟墅關權貨
主事李尚白松陵文鈔作鄴人李繼
白好古文坐權吳關聞閭門書肆中有
是書遣役購之肆鄰朱姓者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
以購逆書立斬書估及役斬于杭朱姓者以年踰七十
免死偕其妻發極邈其列名之同產昆弟子男年十五
以下者并妻子俱論戍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造戍者

百餘人

全氏外編參亭林集又鮑賸作死者二百餘人誤并成者而言也張石里紀事屠戮數十百家

盧氏紀事

江甯總督及湖郡守烏程令皆坐斬死者共

數百人

其流徙及人官者千餘人按人數當以願全二

書爲正

盧記甚譌且江甯總督

與烏程令皆不與入此獄也

吳之榮卒以此起用并

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

石里紀事之榮居京師生

人面瘡蔓延徧體醫言割去初發之一則皆愈矣乃忍

痛割之而諸瘡咆哮如故復次第割之磔肢體楚痛

哀號宛轉累日而後死盧氏紀事之雄以發奸加道銜

起用見被殺者多亦痛哭追悔至武當山建壇懺罪爲

神所擊伏不能起昇歸疽發于背洞見五臟而死當獄

獄時浙之大吏與刑部侍郎鑒于松魁且畏之榮復有

言故知有冤者

不敢上書也 莊氏及參訂諸人在武林軍獄時雖受

桎梏之苦而滿洲佟將軍頗加防護飲食供奉無或缺

尚得以詩歌相倡和就刑時諸人有作絕命詞者佟將

尚得以詩歌相倡和就刑時諸人有作絕命詞者佟將

軍搜其遺草摹刻之共六石今惟廷鑿一石存焉廷鑿
字美三詞翰俱妙有豚犬縱難全覆卵糟糠豈罪及然
其一氣潮迴江上月全家淚灑武林春等句潘吳詩載
觚賸中吳有贈美生詩卽美三也廷鉞字佐璜才華最
富七歲能詩著有百尺樓詩稿有檣杪有名終累楚鴟
夷無後可留齊之句罹禍時年二十四茗上詩鈔選其
詩作巖三史虎邱志作巖戍云當發難時其友朋親族
奴僕之爲存孤計者有數人一爲馬要沈修若匿廷鉞
一子于家家人恐禍及修若曰急難相救正在此時若
學他人畏避安賴此親戚爲蓋所匿者其外孫也一爲

吳淩馬价人素任俠與廷鏢善率拳勇數十人從檻車中奪廷鏢少子認爲己子邏卒并逮价人三受三木之刑無異辭遂率其少子以去莊君佩者(允)城從弟也獄急時君佩竭力營救并給衣食復盡收十八人骸骨歸葬於祖塋之側莊西雍(允)城族子在都知難發命善走者日馳五百里至家使區處後事越五日邏者始及門廷鏢長子濟字日鱗十歲補博士弟子以文名遣戍瀋陽震澤沈鏞至戍所設奇運策救之歸濟更姓王有半硯齋詩稿沈鏞見縣志孝義傳其三僕及僕婦乳母五人皆廷鏞家人一日計阿翁廷鏞妻潘氏媵僕也阿翁

隨潘至戍所事主母備嘗荼苦主母死土人欲火葬阿翁以死爭得免乃收拾遺骸走萬里歸葬一曰高僕婦高兄弟二人亦隨主母及小主人同戍二人觸瘴死其兄之妻在家守節半硯齋稿中有高僕婦一篇一曰松江乳母朱姓或曰謝姓曾以珠籠匿廷鉞三歲子繩武遁跡松江與其夫紡織以爲食後莊氏求繩武歸及長思報乳母夫婦恩竟不可蹤跡

湖濱
襟紀

余按莊氏史事亭

林集貫齋集觚牘皆載之邑志亦及焉貫齋於莊氏兄弟不置褒貶仲山則以才稱之亭林則曰不甚通曉古今其書冗襍不足道也又曰余一至其家薄其人不學

竟去是以不列名獲免于難有忌諱語本前人詆斥之

辭未經刪削者潘吳以才名素著列之參閱實未嘗受

其聘也

盧氏紀事吳江潘檉吳炎等以莊爲守財奴未受其聘徒以名重援入參閱

有周恭

先者既受聘矣以他事爲莊所擯亦免于難

盧氏紀事余攷

前代以著作賈禍者多矣 國朝有莊史及桐城方孝

標二獄孝標事僅見全謝山鮎埼亭集亦未能詳也莊

史事記者頗多不無同異錯雜因總述其始終如此夫

允城以救梁鳳飛之故其禍卽發于飛鳳查伊璜以讖

拔吳六奇之故而六奇卽有以免其禍報施之不同有

如是耶余聞之榮任烏程時類過佑明佑明一見卽咄

咄稱怪以其貌似寺僧也及史難作逆數殺僧之歲正

二十餘年

白鶴山房紀事

又聞莊氏後人曰史難將發時南潯

市中忽有若風顛者走呼三口曰朱氏絕莊氏滅

湖濱襍紀

是知易所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與淮南子所云掘

藏之家必有殃者洵非偶然矣

管庭芬跋石翁海村徵君館濤溪時所著莊氏

史獄記其中有可疑者四焉佑明之害湖商與僧僧曰
二十年後與汝了此公案然史難爲吳之榮發于順治
辛丑相傳之榮後身卽前之僧人其年數亦相符則害
僧當在崇禎十四五年間豈有一市僧殺人人皆側目
而無敢入告有司任其漏網則可疑者一商之寄銀七
年而後來取則寄銀當在崇禎七八年間時湖湘尚無
兵燹不至道梗難行至辛巳壬午間流寇充斥反欲載
寶言旋此可疑者二余讀武林女士陸莘行麗京先生
雲遊始末記云廷城妻潘氏入臬獄聞其夫已受極刑
一慟而絕蓋莘行爲麗京先生之女亦以史禍牽涉全

家入獄所日擊者此云沒于戍所拾骨歸葬可疑者三
辭聖權關主事購一書至棄市并其吏役皆死佟將軍
雞憐才陰護然則廷鑑等倡和詩歌公然勒石而不怵
及于茲可疑者四蓋徵君所著惟折衷潯溪故老傳聞
證以吳中先輩諸文集故其所敘不無低
梧惟錄此以備供聞不足各其疏略也

楊鳳苞記莊廷鑑史案本末莊廷鑑字子襄先世吳江人
其祖始遷居烏程之南潯家巨富父允城字君維貢生
生三子廷鑑其長也少患瘋疾延良醫治之謂疾愈當
損目試之果然廷鑑遂妄以盲史自居其家與故相國
朱文肅公家鄰因購得文肅史槩未刻列傳槩本乃招
賓朋羣爲增損修飾而論斷仍署朱史氏又續纂天啓
崇禎兩朝事其中多指斥之語名曰明書輯略書成而

廷鑑死(允)城痛傷之爲乞故禮部主事李令哲撰序列
吳越名士十八人爲參閱十八人者歸安茅元銘吳之
銘吳之鎔令哲子勅燾元銘子次萊烏程吳楚唐元樓
嚴雲起蔣麟徵韋全祐全祐子某吳江張雋董二酉吳
炎潘樾章仁和陸圻海(甯)查繼佐范驥也始天啓中文
肅已彫史槩五種大政大訓大事三記開國遜國諸臣
二列傳版心皆彫清美堂莊氏史亦彫清美堂欲其版
式整齊耳順治十七年冬刊成頗行于世陸查范三人
未見書而聞其名在參閱中於是年十二月各檢呈於
學道胡尚衡胡飭湖州府學教授趙君宋

溫州人
成貢生 檢舉

君宋買此書磨勘摘出毀謗語數十百條申覆學道按

朱命本學生俞世楨磨勘俞本姓陳名旦升原籍杭州又列揭於學宮之門允城

上下行賄竄易書中忌諱處改刊數十葉仍然印行又

賄巡道張武烈持君宋私款君宋不敢校而難稍已先

是莊拜前道王允祚爲門生已而王官通政使莊藉其

聲勢以改刊明書呈禮部都察院通政司三衙門檢察

而推官李煥簡國人順治九年進士申文遂有旣經部院檢察便

非逆書之語謂事可銷弭矣未幾李廷樞字辰玉江人順治四年

進士翰林院檢討出爲浙江忤糧道或作吳江人誤吳之榮旗人又發其事初廷

樞任督糧道之榮任歸安知縣以對揭贓款各坐絞罪

繫獄遇赦得出二人流寓浙中越二年聞莊史事廷樞

買得初刻書會湖州知府陳永命

旗下人順治九年進士庶吉士

其分

房所取士也以書授之謂奇貨可居永命得賂令將明

書版貯庫檢原書還李而李毫無所獲復以書授之榮

蓋始相惡而繼相好又結婚姻也之榮挾以恐嚇莊氏

莊氏恃已呈部院不爲理乃搆於鎮浙將軍柯奎將奏

其逆書

(充)城懼屬府學生徐鼎

字佚三原籍松江

居間餽松江

提督梁化鳳千金梁爲致書禮于奎而事得解之榮憤

親詣莊氏覲其稍餽以解慙莊復訟諸巡道責令歸旗

之榮益憤藉口辭行索贖于董漢策朱佑明及(充)城三

家董贐以三千金莊朱皆不許之榮又踵莊朱之門兩
家男子走避令僕婦婢女羣出辱詈之而巡道遣佐貳
官率兵役立逐出境之榮憤甚誓雪讎恥入都籤標詆
斥語而補刻朱史氏卽朱佑明一條添入書內奏記於

顧命四大臣 上問命滿侍郎羅多等馳驛至湖州

取府庫所貯明書版知府譚希閔

順治四年進士

涖任甫半月

懵不知道書云何羅多諷以賂希閔不應遂銜之械充

城至都時康熙元年冬十月也充城赴部刑訊不勝毒

楚瘼死於獄磔其屍明年正月再命吳戴二滿侍郎至

杭獻其獄當之榮之首告也只恨莊朱二人與餘人無

仇又夙與令哲相善故其書毀去序文及參閱姓名數
葉迨執諸罪人至會城鎖禁於滿洲軍營佑明與君宋
同繫一處佑明哀之曰公爲首先舉發者必受重賞若
得救我全家當以家資之半爲報君宋貪而許之遂云
此書不全姓名亦不眞我有初刻全本姓名無一參錯
則以書中無朱史氏卽佑明一條故也自君宋之書出
而參閱之十四人時董己前死查范陸三家免罪撰序之李令哲皆凌
遲死允城在刑部雖已招令哲作序而未見其文尚可游移趙書既呈無能置辯矣又株連姻
族友鄰繫繫滿獄而君宋亦坐藏弃逆書處斬矣佑明
實不豫史事然其家懸清美堂匾文肅之故物之榮嫁

禍卽以爲據亦凌遲死案既定斲廷鑕棺灰其骸骨其弟廷鉞及其弟子與諸罪人之昆弟子孫年十五以上者均斬決妻女配藩京披甲爲奴希閔絞死羅多陷之

也煥亦絞部院司堂官懼罪屬殺煥以滅口也

煥亦受莊賄爲

書吏施鯨伯所誤

永命以元年冬大計罷官行至山東臺兒莊

聞事發畏罪縊於旅店及是追柩至杭戮屍其弟江甯知縣承賴亦斬妻子並沒入官歸安訓導王兆禎署烏程教諭不數日而事起羅多發莊廷鉞在學拘禁兆禎誤信諸生五人卽列名參閱中者及縣役戈明甫暫釋廷鉞之京視其父而允城斃獄中廷鉞收其餘齒至明

年二月南歸兆禎已坐縱放重囚罪絞戈明甫論斬之
榮又質奎徇情匿奏奎不能抵諱出化鳳手書爲徵化
鳳方以平海寇功膺寵眷謂書乃典所僞造得脫罪而
典械至京處決奎以滿人不識漢字免死歸旗尚衡武
烈賂二侍郎及巡撫朱昌祚旗人始得免罪復任二侍
郎坐廷樞不自首舉杖之將擬罪之榮力爲辯雪乃貰
其罪而斬賣書賈王起蛟君朱在黃沙路書坊買得莊
氏所刊明書書坊乃李姓所
開王起蛟
其掌店也兩廣提督吳六奇感繼佐恩極力營救至請
納己之官易查之罪六奇平南藩下人故請無不得部
議謂查范陸三人雖不比吳之榮之發覺亦係首事之

人依例頒賞於是之榮得蔭襲拜他哈哈番給與莊朱各罪人財產之一查范陸亦給罪人之什物器用三人均委之不顧而去其餘見諸亭林謝山兩先生記事中者此不具○顧受全三家記莊史案事亭林謂廷鑑弟廷鉞兄則顛倒其伯仲貫齋謂廷鑑死其父復招賓客續成不知成書在廷鑑未死前此皆其誤之小者耳若謝山則大誤矣朱文肅作恪茅元銘作錫吳之鎔作鏞柯魁作松魁此名之譌也李令哲官主事而書侍郎府學教授及歸安訓導署烏程教諭是爲兩學官而漏去府學分歸安烏程爲二此官之譌也參校列名皆江浙

人而曰江楚諸名士此地之譌也其尤甚者云歲癸卯
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案吳李對揭罷官在癸巳
繫獄六年赦免在己亥首告在壬寅至癸卯五月史案
已結矣世或據三家以證余誤故附錄其文而辯之

又記李令哲李令哲字霜回歸安人少有能文聲以長興
籍中天啓四年舉人榜名木實字端木後改今名崇禎
十三年成進士授江陰知縣以廉謹稱（宏）光時擢禮部
儀制司主事史閣部開府揚州設禮賢館令哲與馮國
亡歸里徙居郡城宅後鄰烏盆巷築園名是山以志不
忘貽安也因號是山石嬾與潘天行居貞沈宋圻圻生

李夏器不器諸人詩篇酬和又分選同時郡人詩爲同
岑集仲子初燾字宏士負才馳聲氣偕莊廷鉞左黃費
爾莊夔一結徵書社而莊費尤爲劓頸交莊氏將梓明
書廷鉞欲廁爾莊名于參閱中又欲費父韞生作序允
城惡爾莊輕佻薄韞生無文名皆不許而屬意令哲遂
乞初燾轉爲之請乃假手同年陶鑄代作焉初令哲營
生壙於趙灣旣成夜夢羽士示以絕句或謂發地
得石刻云虎
穴何須蓋陶公首上文茂宗勤行在或作莫談
身後事慎勿昧
前因不解所謂自作蒼山生壙紀事詩眾謂祥徵不知
預爲陶代作序之讖也獄急時人皆嗾其指陶令哲曰

無益於我徒損彼耳遂堅自認長孫王綸僞作王姓繼
來者免死充軍實中表陳紫菴之謀初熹一子年五六歲乳母負
之逃去餘家口悉駢戮于市而費氏父子幸不列名書
中得免其難鑄字子固烏程人 國朝官平湖教諭有

坐秋軒文集

又記朱佑明朱佑明自其父以上世業木工其兄始商於
楚豫間居積頗厚兄死佑明又力經營至鼎革之際其
門下估客各思避亂委其貨以去 國初商賈不通物
價騰湧數十倍由是家益富一時搢紳皆與結婚郡城
張御史嘉以兄子妻其仲子彥紹佑明奉之甚厚嘉弟

漢性險譎以奉之者降嘉一等憾之甚時佑明充浙江
織造局內堂長家居石橋浦臨太湖羣盜出沒其間乃
召募勇士置軍器弓刀槍礮無不具爲禦盜備也漢以
此與分巡道史儒綱密謀將發爲兵役所泄佑明立取
諸軍器沈於湖史至徧搜不獲而兵役船夫偶取其上
供錦段以去佑明訟諸織造太監盧九德厚賂之九德
疏劾儒綱以朝廷職官強劫 御用袍服罪斬遇赦減
等遣戍於是佑明之名震遠邇草菅人命爲其破家者
不可勝計有二女一嫁潘尚書季馴諸孫一嫁姚掌科
延啓之子長子念紹娶仁和王兵曹羽之妹

按正氏係
烈婦已載

節烈叔子克紹娶曹村金太傅之俊女佑明益恃無恐然終以其居鄰盜窟時有戒心乃買南潯董氏廢第改造費白金數萬壯麗甲于一郡落成時適之俊假歸迎之過新宅張宴數日日以千金爲供之俊歸諸子問朱之新第何如之俊曰在大貨船中酣飲幾晨夕耳又問其故曰若盪湖船卽有名公書榻矣佑明聞而病之值其甥買得朱公國禎家清美堂榻董文敏其昌書款書朱老年親臺天然巧合遂送佑明懸之廳事禍所伏也及逆書獄起已約以十萬金賂巡撫朱昌祚僅流徙一身不累家口旣而王羽又屬管理南關旗下人圖賴通吳

戴二侍郎關節賂省而悔前議昌祚大恨告二侍郎曰
朱佑明家富耦國外間喧傳齋銀百萬賄求免死但之
榮巨猾恐被首發禍反及身矣言未既而圖賴至吳戴
立謝之迨對簿之榮復質其家見有清美堂扁更何辯
獄遂定佑明磔三子與姪繹先皆戮惟幼子得戍邊籍
其家珍寶無算眷屬悉隸關外妻徐氏吞金以殉是時
之俊子告家居亦不能庇其女云

又茅鼎叔記略茅元銘字鼎叔花林人副使坤之孫早慧
八歲通章句十四補諸生好讀史上下古今聲氣所暨
皆四方奇俊之流注名復社同邑章上奏謬臣舉砥行

社徐行道周舉澹成社元銘皆與焉順治末歲貢生年
幾六十矣授朝邑知縣當莊氏招撰明書元銘與子次
萊預編纂之役事發皆罹于禍次萊妻黃氏殉其夫
又吳敬夫記略吳楚字敬夫西林村人烏程諸生耽吟詠
好鍾譚派董說稱之嘗借閱聲選唐詩嶺雲集吳江吳
宗潛序之行於世及楚預史禍聲宗潛悉下獄時以史
案係累者多文士諸人銀鐙狴犴慨賦詩互相酬答
後各免歸聲合諸家詩鈔爲圍扉鼓吹編云

臨野堂別集吳愧菴名炎潘力田名樾章才望相埒康熙
癸卯二月同以史事株連逮繫虎林軍營吳有營中送

春詩云一半春光縲綬過唾壺敲缺待如何鶯聲啼老
聽難到柳絮飛殘撲轉多晚晚斜陽連雉堞朦朧短夢
繞巖阿不堪往事成回首總付錢塘東逝波潘漫成四
首其一抱膝年來學避名無端世網忽相嬰望門不敢
同張儉割席應知愧管寧兩世先疇悲欲絕一家累卵
杳難明自憐腐草同湮沒漫說雕蟲誤此生其二吳關
一路作羈縻棘木庭前聽五詞已分殘形輕似葉卻憐
衛足不如葵下堂真愧先賢訓抱壁幾同楚客悲從使
平反能苟活他年應廢蓼莪詩其三鬪土初經二月春
薰風又到縈維身流螢夜度綈袍冷採蕨朝供麥飯新

敢望左驂歸越石還期長珮擬靈均多情最是他鄉侶
閒譜龜茲慰苦辛其四閱歷風霜祇自疑難將身世問
時宜窮愁只合吾儕事姓氏羞爲獄吏知見說感書刑
鑄鼎不聞有夢召胥靡南山此去躬耕好未可重題酒
後詩與美生對酌絕句云平生恨不學屠沽輸與高陽
一酒徒此日尊前須盡醉黃泉還有賣漿無是歲五月
吳與潘俱磔於杭之弼教坊同死者二百餘人先一日
吳語其弟曰我輩必罹極刑血肉狼籍豈能辨識汝但
視兩股上各有一火字者卽我尸也聞者無不流涕

志橐鈕玉樵

秀

臨野堂集黃圭庵詩文集序云吳愧庵先

生被難其妻子流離冀北老母年且七十餘髮垂垂白
覆雙耳倚徙蓬蓽間天涯目斷旅櫬浪泊而閨中婦殉
義國門外幼孫被羈縲走遼海數千里道旦夕之膳待
命閭里嗚呼悲矣玉樵有感事詩云赭服南冠兩鬢華
卻攜妻子繫天涯春風客淚河橋柳夜月鄉心驛路笳
慟哭茫茫猶有母飄零張儉已無家只今知己多豪俠
空憶當時廣柳車又有弼教坊詩云絕命悲辭獄裏成
銜鬚赴市氣崢嶸曾無富貴娛楊惲偏有文章殺禰衡
白骨幾人收遠瘞青編何日署空名只應日夜錢塘水
怒作寒濤千載聲蓋皆爲愧庵作也

蠅鬚館詩話莊氏史案之波及吳潘二子者實非應得之

罪百餘年來其著述遺聞半歸湮沒唯王曉菴先生詩

文集中尚斷斷不置真可謂歷歲寒而不渝者也古詩

中齊化門一首注亦民夫人絕命處詩云白日荒荒仲

夏嚴霜蕙凋蘭萎不改其芳一江東之羽羅于薊北洵

河仰窺爭爲德色二寄言洵河德色何爲冥冥羽化樊

籠安施三謂金可開謂石可裂願爲精衛海枯恨竭四

養氣既充刑于不爽如月之望與日代光五又廣甯城

一首注力田夫人絕命處詩云大凌河東日欲低廣甯

城中牛馬嘶道旁宛死誰者氏忠臣之女烈士妻憶昔

干戈擾京國紛紛肉食皆偷息中翰

指力田婦翁沈君暉乙酉殉難捐

軀甘若飴江左江山爲生色回首俄驚二十祀遺息伶

丁歷九死茹荼醬藥初長成喜嫁良人得良史不逮事

嫿逮事姑鴈哺還能均兩雛但知婦德足慈孝安知世

路多崎嶇崎嶇世路

原缺十七字

弱質何堪虓虎毒刀圭日

夕謹護持下報良人義不辭遺腹有兒轉自傷一綫千

鈞安置之忍死北至長安門嗟哉朱郭不復存迴輪浪

向遼東去愁腸百折心煩冤本爲遺孤重跋涉遺孤已

亡安用妾千秋榮辱爭須臾豈惜餘生輕似葉嘔血伏

車意獨苦葬身無復南朝土萬里貞魂歸不孤後有良

人前有父父兮夫兮同不朽先驅況有延陵婦

指赤民夫人

九京猶憶分酖時相逢各喜無相負氣作長虹精化孛

更結愁雲蔽明月愁雲蔽月何嘗開廣甯城崩遼水竭

據二詩則吳妻先處極刑而潘婦以有遺腹遺戍遼左

迨遺孤既隕而沈氏亦遂殉節爾非曉菴之詩人又烏

能知二婦之貞與烈哉

按槐庵弟稼堂未官翰林嘗白兄寃於朝蒙恩昭雪

又顧甯人先生亭林集有汾州祭吳炎潘檉章二節士詩

云露下空林百草殘臨風有慟奠椒蘭韭溪

二子所居血化

幽泉碧蒿里魂歸白日寒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

在吳潘巫招虞殯俱零落欲訪遺書遠道難二子蓋因

吾鎮莊氏史事而死

盛百二袖堂筆談稼堂太史送其猶子至遊作度關曲蓋
身歷其情景不自知其悲楚激昂他人擬作決無此真
性靈發出也康熙初湖州莊氏史禍吳越名士因嫁名
罹其害者十七人子孫皆發遣而潘力田先生遂與其
難後雖逢赦然安其風土而不能歸矣十七人之外如
陸麗京范文白查伊璜賴有力者爲之代白故得免麗
京被緇雲遊四方後雖暫歸究不知所之麗京之女名
莘行七歲卽能詩著有雲遊始末以紀其事

莘行後歸
園花祝氏

蠅鬚館詩話西廬文鈔一冊文僅四十餘首所紀遺聞逸

事亦少今擇其稍明哲者著於篇歲交詩序曰予得交此翁因漁菴時漁菴居南城方卻黃蘗嗣書閉關高枕人罕識其面而此翁孝章醒公諸君子獨晨夕焉此翁兩節母尚無恙每炷香淪茗先供二母次以及客指之曰吳中謂二石像此乃吾維衛迦葉也既此翁以孝動天子兩節母死生得褒揚至顯融矣漁菴忽忽棄南城去未幾天地崩坼寄命戈鋌以此翁之孝至不能躬其親之含殮而漁菴亦流離委瑣以歿舊日吟風弄月之地轉盼爲灌莽斯何時哉而此翁乃以君親無窮之一舉而注之于漁菴十餘年間幻潯南沮洳之地爲琪林

香谷凡漁菴之所欲爲而不得爲者靡不爲之不知天之借此翁以成漁菴乎抑亦借漁菴以成此翁也抑漁菴之于此翁各自有在兩相成安知其不兩相落也今漁菴之穿堵歸然而兩節母之遺像在室每過其處高風颯然彷彿南城時又不知今之時爲何時也歲交詩者此翁自譜其流離廢興之迹因日月之終始而爲之永言寤歎者也首某年繼某年某年以暨于今志其初志其變而特未得其止也是義熙以後之甲子也醒公已矣孝章猶在尚可得而識其意也又刻證人譜跋曰證人譜者念臺劉先生之所以爲教也先生未沒時刻

於越中後十三年朱子相氏復刻于潯上子相文肅公
之孫從吾友沈尹同子游樂善不倦庶幾復先生之教
以自證者憶甲申之歲杪予得晤先生之友元趾王先
生于潯上元趾盛稱此書其明年元趾遂與先生俱成
千古竊謂元趾在潯宜有俎豆今是書之刻於潯倘亦
元趾之意也夫刻成又三年歲在屠維閏月之朔後學
張雋謹跋聊誌之以備潯之掌故

又豐草菴集張非翁爲余買書志感恩聊寄綠葵箋重
結他生文字緣門外苦催賒藥券人閒誰假買書錢空
登西閣日相望同在南村竟各天萬卷子孫能永保只

教世世頌高賢蓋張與遐周先生交好宜其惓惓如此
故豐草菴文集又有書先君贈非翁長歌墨蹟後曰每
欲搜羅舊文集先人遺事爲高暉堂家語一書如東生
能始諸先生集中贈和之作爲詩文緣雲栖憨山兩大
師法語爲出世緣與閔康侯先生讎書討論諸文爲著
述緣先人集中前後遊覽名勝諸詩爲山水緣先人手
跋碑版舊文名賢墨蹟諸文爲圖書緣清緣畢集子孫
永寶甚善恨病未就也先大宗伯手評兩漢書真本落
人間非仲先生力購歸先人先人手書長歌爲謝非仲
先生義甚高家語圖書緣此爲冠矣昔康侯先生家富

藏書天性嗜學如劉伯倫之於酒謬謂余讀書無經生
習氣辛壬以後或徵奇字或證異聞尺書日走潯上病
甚猶強起寄書于余論同名錄二百餘字言微楷細也
康侯于余家殆世有著述緣而數年來非仲先生授經
南村憐余愁病則爲余買書故病孔雀編載志感詩有
萬卷子孫能永保只教世世頌高賢之句非翁于余家
亦世有圖書緣矣非仲家居湖濱之吳淞故集中又有
問非翁卜居潯上之作其他如題張文通先生古今經
傳序略云讀序略者聽之某世某年月日慎勿疾馳章
句加深思始皇帝三十四年制可丞相斯非醫藥卜筮

種樹之書皆燒之皆燒之六經不絕如絲故漢有京房
故吳有虞翻故熙甯己酉孟冬望日文同有黃氏易圖
後題故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序詩集傳新安朱
熹春秋善惡並書聖如天覆無是非翁作序略師仲尼
異同森列人自知敬識時日寓所悲倡和甚多不能一
一詳也

董燧董氏詩萃吳淞支誦孫公諱二酉郡試太湖賦得名
已從張雋先生研味濂洛書館閣修書傳彙纂頗採其
說并列其名於諸儒中史禍株連已前卒坐其家

薄韜張集言先生

中倫

爲仲行先生

中慮

之兄嘗見其墨

蹟一條云揣骨相倪瞎子雙林人言富貴窮通多奇中順治丁酉來寓祇園寺予偕朱行翁及仲行弟往試焉仲行弟囑渠先相倪曰子生于何年對曰戊午倪曰四十歲矣子今科當中惜年不永不過以孝廉終耳次相朱行翁撫其背曰揣子之骨富可敵國然骨不依筋大是敗相惟行大善事或可保此首領次相子則曰子一身無得意事惟壽筭勝于他人是歲子弟果中康熙甲辰卽物故言以孝廉終驗已朱行翁因史案牽連于康熙初竟遭大戮子寒瘴枯坐垂四十年今六十八矣何處來得意事壬戌仲夏靜庵老人識

楊式傅果報聞見錄康熙初年湖州府庠毛某學問頗優輒冀上第偶至于忠肅公廟祈夢公謂之曰汝大限到矣尚望中耶毛懼虔叩之公曰應大辟耳毛又懇曰可得免乎公曰前生劫數無可逃也憐汝哀切可免痛苦舉案上金剛經授之曰汝日誦之有驗毛遂日誦不輟後爲莊廷鉞史案波及問斬臨刑之前夜病死戮其屍焉

徐逢吉清波小志萬松嶺之中爲萬松書院志稱宋時有報恩寺久廢明_○治十一年浙江右參政周公因寺舊址創建書院名曰萬松後復圯毀至康熙十年巡撫范

公承謨以南潯朱氏籍沒之屋題准移構于此仍稱萬松書院康熙五十五年 賜額浙水敷文四大字自此改稱敷文書院

冬心廬雜鈔朱佑明舊居在白鵝兜今董氏世居之董始售於朱及朱籍沒官價贖回世德堂一宅計銀六百兩今尚有官給執照存焉按世德堂朱爲正明堂乃居中正廳事額版仍朱氏舊物髹漆之內隱隱露正明二字痕其左壽俊堂朱爲尊樂堂其右偏南小廳今王姓所居爲清美堂蓋當時書舍爲留賓宴會之所云

按清美堂已拆

毀移建杭州敷文書院王姓所居敬義堂乃後來所建特卽其遺址耳

熊懋蔣希圖聞門錄吳興莊某作明史以查伊璜列入校閱姓氏伊璜知卽檢舉學道發查存案次年七月歸安知縣吳某者持書出首累及伊璜伊璜辨曰查繼佐係杭州舉人不幸薄有微名莊某遂將繼佐刊入校閱繼佐一聞卽出檢舉蓋在庚子十月吳令尹爲莊某本縣父母其出首在辛丑七月若以出首早爲功則繼佐前而吳某後繼佐之功當在吳某之上若以檢舉遲爲罪則繼佐早而吳某遲吳某之罪不應在繼佐之下今吳某以罪受賞而繼佐以功受戮則是非顛倒極矣諸法臺幸爲參詳各衙門俱以查言爲是到部對理竟得昭

雪遂與吳某同列賞格分莊龍籍產之半

蠅鬚館詩話潯溪莊氏史案自亭林文集載吳潘二君之外或言張非仲實與斯旣然不見載紀今讀全謝山先生文集有陸麗京先生事略則講山先生其一也按事略陸圻字麗京杭之錢塘人也與其弟大行培並有盛名爲登樓社世稱爲西陵體乙酉之難大行里居自經死先生匿海濱尋至越中復至福州雍髮爲僧母作書趣之歸先生尚崎嶇兵甲之間思得一當事去乃返雅善醫遂籍以養親所驗甚多會莊鑑史事發刑部當大逆詞連先生與查繼佐范驥三人於史固無豫莊氏以

名高故列之卷首械繫按察司獄久之事白 詔釋之

既得出歎曰余自分定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貽書友人封還月旦不知所之葢講山與潯董氏別有交豐草菴集有麗京賣藥謠并序秋日得陸麗京書餉余恭壽堂診籍詩云涼雨吹枯澤涸不能拔擢秋蘭槁麗京賣藥不能起豐草麗京賣藥三吳豐草抱疾蘋洲青松爲籜落梅爲點閉門偃蹇排河圖爾爲醫恭壽著書言怪奇我且爲卜不敢日垂簾于蜀可以療飢不相見十年十年相思千秋萬歲謂我二人何爲乎

湖錄閔聲字毅夫號雪蓑烏程人少有才名善飲醉終日引滿不醉醉愈豪舉筆灑灑千言人以擬徐文長盧次榘之間明季乙酉將歲貢竟以逸民自置同郡吳楚選唐詩名嶺雲集聲爲之序先是南潯莊氏私纂明史禍至九裂奸人因而索賂別生事端以楚同事莊史遂累聲下獄一年日爲詩自娛時浙中以他案受文字之禍者纍纍滿獄羣起而和之曰圓扉鼓吹迨獄解年已七十矣性仁恕見義必爲家益落工書法雕篆晚年藉以餬口猶及見其子夢潮乙卯登科壽八十四無疾卒

震澤縣志吳江四子張雋年最長董二酉次之吳炎又次

之潘樛章最少皆博聞有才棄諸生以著述自娛南潯
有瞽者莊鑕私輯明史未成前死其父復招賓客續成
之有吳之榮者舊茗中令坐法罷官將去挾之以要賂
於莊氏莊氏不從之榮慙而怒上書告其事事下所司
窮治辭連雋炎樛章或勸之自爲計笑不應闔戶攝衣
冠危坐以待捕者在獄賦詩相酬和遂論磔戮其同產
昆弟子男年十五以上者妻屬徙邊二酉死二歲未葬
剖棺剖其尸妻子論如例母年九十餘死於途雋字文
通一名僧願二酉字仲孫炎字赤溟樛章字聖木更字
力田籍其家惟有書籍而樛章家爲最多云

見貫齋
道集

又沈鎌字兼人少讀書隱居農圃處士王錫闡女弟許嫁
某氏子未婚某氏子坐父累發遣女日夜涕泣求死誓
不更字人鎌王氏戚也聞而悲之遂子身走數千里抵
塞外踐冰雪設奇運策卒歸其夫而合配焉某氏得有
後以延其宗祀皆鎌力也檢討潘耒高其義比之吳保

安云

本潘耒遂
初堂集

紀磊沈眉壽震澤鎮志王濟字曰鱗本姓莊陸溪人年十
三爲諸生聘王錫闡女弟錫蕙未婚以家禍戍潘陽及
歸隱洞庭翠峰寺後贅錫闡家遂從其姓旋徙爛溪潛
心正學於身心性命頗有所得卒年五十二著半硯齋

詩文集錫蕙字樹百性淑敏得兄錫闡指授通歷算勾股法莊氏禍作屢求死母吳護之得免後歸於濟有唱隨集五卷

臨野堂別集吳南邨先生明末食餼歸安名馳三吳兩浙間鼎革後改名宗漢與兄東籬弟西山借隱終其身絕迹城府吳興莊氏聘修明史堅拒之卒免於難

姚汝鼐黽勉園雜著先輩有識見過人處莊氏修明史紀

略吾友紀達階度陸彬甫麟亦受莊聘其業師張繹庵

應綸

懼其罹禍也日至莊氏門與達階彬甫揚厲鋪張講項宮詹制藝人以時文鬼笑之則曰吾恐殺身故但

講時文耳莊心厭之而無法以遣因辭紀陸二人故紀
陸不與禍皆張先生之力也

紀氏族譜紀鎬字武京號亦山縣學生識見明卓受業湖
濱張西廬時同里有構造逆史者徵集文士公以大義
責之杜門謝客事覺西廬被逮公獨不與其禍及張受
戮往取其屍哭而殯之

華氏傳芳錄

繼山先生

之驥

傳云時溥多大獄好事者冒

事風生大姓俱岌岌不自保會里中沈姓病卒漁人倪
四偶與沈口角而棍徒三四輩乘釁修隙陷倪以殺命
詞連先生輩先生憤然不平命子球詣公庭訟冤得雪

先生爲人有膽智當其壯也方士魘魅之術盛行而先生僱工朱三特假其威以濟其牆茨之穢事洩而風生者竟誣以邪道波及先生揮去千金家幾破又癸卯間莊某以逆史事發治大獄先生以周親著搜逆犯不獲先生父子俱被逮嗣獲其孫得釋

志稿家胎籀先生汝煌夢有人持篋來致書幣啓視則滿篋皆人頭傍有呼者曰汝亦在此數內也駭愕而醒明日莊氏聘使適到一如夢中所見遂力辭之不與于禍此事或云西庵公或云芝筠公未知其審又有某者已受聘忽中悔不欲往而無可爲辭謀諸婦婦曰子第攜

烟具往無傷也及至莊氏屢索火吸烟莊厭之遂爲所屏竟得免禍

善田張氏族譜張漢翼述云余家豐芭堂住宅本思齋公別墅也先大父君如公復于宅後置田二十餘畝並桑地一畝八分桑地南傍徐家濠小兜北傍白鷗兜白鷗兜東卽朱佑明家與余家一牆相隔佑明惑于風鑑家言欲將兩小兜鑿通因謀買所置桑地公不肯售及崇禎庚辰春家大人諱麒生字聖游途遇佑明佑明強邀至家有王某者與朱素親暱預爲代寫賣契注明價銀二十兩并以銀強納家大人懷中逼令用押家大人不可擲銀

于地而出佑明喝悍僕數人持械追毆家大人驚走失
足墮白鵝兜水中幸鄰里急救得免漢翼等因約族人
執朱家悍僕赴縣控訴官置不理家大人憤恨歸家大
病幾殆迨康熙初佑明因逆書一案全家伏誅產業入
官朱屋西南角隙地三分平屋兩間與余家書樓相連
家大人於己酉年奉憲承佃改造樓房賜曰畱雲并跋
於後蓋以雲不可久畱欲子孫體此意以相儆勉也家
大人臨終誠漢翼等曰天道惡盈一切損人利己之念
斷不可有試思三十年前余受朱氏凌侮幾不得死于
枕席一轉瞬間人所謀我者不爲人佔我所不謀者反

爲我有可慨也亦可懼也汝曹宜謹識之

尋輯倉橋邢氏藏有康熙四十年里人公呈底稿三紙大同小異今撮其略于此呈爲逆黨違 旨欺憲舞弊殃民公籲矜鑒誅惡蘇困事康熙二年間逆犯朱佑明等一十八案造寫逆書生者凌遲死者戮屍房產籍沒家口流徙佑明盤剝億兆號稱百萬所有民間房屋田地逋債抵戮當卽報官造冊隨後墳園簿欠對驗不爽差官估勘奉 旨變價其承租戶鱗派各項珍珠路費細軟路費家口路費逃人路費 皇租部費倍於正價奉比督追尋蒙 特旨召佃 欽房俱係同郡紳衿士

民地方塘保舉報並無告佃之人納價則櫃吏苛勒火耗加二彙解則有收頭催頭解司項下使用加三官攬參罰民權血比上累父母下鬻兒孫所費不貲難以枚

舉歷有案據

一呈云估價召佃各憲府廳縣屢受違限參罰因傳合郡紳衿公議坐名報佃責押

承認自康熙二年起至十三年止一切耗費雜用倍於正價十年追比慘累難名又一呈云佃戶之死於敲扑斃於拖累者不一而足自承佃以來三十餘年

又一呈云佃帖給自臬司產爲八百

餘間事隔三十八載

展轉授受或攤毀成墟或頽傾改造無從核

對前朱逆之孫朱駿肇越次潛回兩次陸信源陸美中

等卽欲造謀詐害民間奉部追緝回莊今朱大成

一呈云朱

佑明之會 孫朱大成

朝廷有捐納馬駝贖罪之例 恩准回

籍一呈云上年九月間奉文回籍不思悔艾乃反親齋部文到轅投遞

假捏安插清業四字一呈云部咨外開有安插清業四字混呈在案冀翻

朝廷成案贖變價之 欽房蒙批烏程縣查報一呈云串

搆陸信源等捏稱佃中遂將入官房產編造一冊漏送在縣必欲給價回贖口稱有官幕仇彤雲從中鼎持招

搖恐 據稱回贖有例不知此例何來一呈云奉旨承

朱大成有何授受而稱回贖即所開安插清業一語原無清贖房產字樣伏讀現行律文入官變價之產並無

回贖之條 又云身生關外父沒北方贖造之冊籍明係陸信

源陸美中唆誘扛帮美中更名兆嘉稱係譯字官生鑽

營護身招搖打合總甲履戶挨查又一呈云於今十一月手執一冊逐戶查

填當日佃價徧 佃戶皇皇無定爲此哭叩憲天矜電與

情燭奸剔弊將本犯朱大成暨黨棍陸信源等立寘重
典激切上呈

又莊廷鑑病歿卽葬於吳江六都北洪字圩

按今地分屬震澤

墓

門上有才高班馬四字浙江學政谷霖蒼題及剖棺戮
屍墓門亦毀今虛塚遺址猶存孫陽顧六都志作莊左
黃墳者誤也

補遺

姚世錫前徽錄先伯祖子明公都諫公之長子順治甲午
舉人辛丑會副識見高超禍福利害瞭如指掌錫聞故
老言朱佑民逆書一案賴公一言舉族免禍謹述其顛
末於左○都諫公婿李某乃翁爲明末部曹鼎革後隱
於家其故第卽錫祖父相傳之甯遠堂也都諫公旣解
組李姑丈時時過問翁婿極相得先伯祖一夜忽夢有
餽問及門趨視之但見人頭數顆驚悸而醒次早至書
齋都諫公方與李姑丈劇談公正欲述宵來噩夢聞人
進言南潯朱家差人候安有書札禮物都諫公令持入

則紵絲銀爵光采耀目書一部札一通求作序文一篇而已公以夢故在旁力阻曰語言文字召禍極易倘書中或有忌諱他日何以置辯望大人拒絕之都諫公首肯李姑丈忽啞然笑曰大舅何太拘泥倘畢竟不許曷不授意來使令求老父爲之耶於是佑民舍姚而就李滅門之禍起于歆羨潤筆之一念竟至老幼駢誅家產籍沒其居第先祖承買迄今百年矣禍福機關判於片語我宗無恙豈不由先伯祖一人之力哉

按給諫名延啟字季迪子

明名清敏世錫之祖名清恪字子莊李某卽李令哲之子初熹

志餘七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卅九

蠅鬚館詩話張爾就先生肩康熙初隱居溪南之石澗工
墨竹一時推重鑑近在包山見其墨蹟頗多蓋爾就晚
館於山之秦氏十餘年而秀水張氏庚作畫徵錄以爲
吳江人者誤也董芝筠有采菊詩爲張爾就賦云誰傳
義熙意千載託孤雲寂寂邛中琴音希世無聞張生抱
幽興植杖南山耘根株發泉香和風扇秋芬四時樂澹
懷庶幾達者羣據詩意蓋亦遺世者歟

又石澗張肩人但知其畫竹不知山水人物亦妙今按西
廬集有題赤壁圖云滿目江山已可憐更憑綵筆著秋

妍故人明月應相笑夜夜臙臙罽客船原注曰爾就爲
敬夫作嘗歎畫赤壁無佳絕者以不知夜色故也嗟乎
洞簫絕響孤鶴不來我輩過從渺如長夜知予心者試
屬和焉又用韻贈張肩爾就云髀蓋繇來共密疏妒君
容易讀難書必逢疑義輕車似每慨交知落葉如已信
習忘同徙宅新傳卻老是多梳無思要自深思得莫道
迢迢但覓渠觀詩起句似爾就又知天學者賢者固不
可測耶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曹秋岳

溶

曾寄書張爾就

肩

極論畫

竹遠近多寡之勢兼及史記僮約頭責文章煩簡之法

甚暢書載倦圃尺牘

紀氏族譜紀象春字汝生娶烏鎮顧氏生一子承午舊傳
公有次子繼外卽帷儒董漢策也緣孺人與董母係胞
姊妹董不宜男私訂抱送帷儒甫生卽匿蒸籠中裝作
饅頭送去臨盆坐守旋報生男雖董氏族眾環聚不覺

也旣而漸洩其事因爭呼帷儒爲紀饅頭云

按此必傳聞謠說非

事實也觀董中條身後爭繼至于訐訟紛紜久而後定
構造百端終未有言帷儒出于異姓者且其事旣洩彰
灼如是董氏族人又安肯默默乎

甍庵家誡旌節先妣苦節一生實爲董氏再造癸巳春月
先妣傳家有序一通備述艱苦今錄于左序曰從來說

道創業難守成亦不易要曉得守成的人便是創業的人不是兩種但偶然遇著時節因緣便有創業守成不同的名色總皆苦心經營自己立身不犯諸惡然後做成事業非同草草卽如我年未二十歸於董氏時方多難尚書老爺棄世已久三代科甲盡皆捐館此時只有先衿母徐太太在堂汝父又多病只好靜坐不理家計太太暮年好靜不能十分照察倉廳所遺田產大半消耗典中剩本不過二千金中間掛空號的又大約有小半屋租零落不堪朝夕饔飧不繼又有三種大弊其一太老爺規矩已失家裏人盡是放肆的不肯遵守約束

況且主母老家主病全然不看在眼上呼之不應畧一整頓便一齊反噬此一大弊也其二如太老爺勢力大了各處小百姓未必歡喜且家裏丁少相公叔叔不過兩三人支撐不來外侮頻起委實難當此二大弊也其三向來人情世法不能減省却是屋裏空空的無錢無米竈下日用又多每日燒柴也費百十斤此是虛空架子手下人偷去也用度如此太多日日無贖分文不進如何度日此三大弊也我到董家來恰好頂這箇苦頭拋又拋不得做又做不來難煞難煞我只得勉強支吾將從來三弊漸漸消除家裏人要他守法外邊人來欺

悔的可忍則忍不可忍便情願棄性命破錢財與他作
個對頭其餘柴米費用之類務要覈實不必用的多省
了如此做去方纔腳根站在實地上却又不幸汝父因
屢科不第鬱鬱病癩日夜長眠飲食不進我因董氏式
微汝父之病關係非淺早起卽侍坐湯藥之類焦心勞
思不曾一刻得空晚間同眾等圍坐看守服藥無效便
去求天拜地鬼神禱祀之事無一件不做了以後幸天
憐董氏病漸平安繼嗣復生多是天助絕而再續我復
苦心朝夕侍養汝父卽有病患自家也不及愛惜又要
料理家事指揮童僕風吹日炙我多不顧豈不苦耶其

中又有福未享而禍重生之苦天啟三年幸生一子冬間便遭大故衿母徐太太背去內無主張外無倚託兒幼無知只得寄養在先姊二房太太處喪事粗畢賊黨又生徐柳奸人搆通偷盜忽然拋磚爲號殺入臥室網了汝父又燒又搶我只得攜汝避了室中所有一旦罄盡且外無救援盜黨公然出八天乎天乎何苦我至此耶無救也罷還有從中生事的說道盜在家裏將以不好名色加在我身上我只得呼天求救務要擒賊雪冤此時虧得汝外公及長白太公闖鄉雪因兩舅一力擔任捉了賊併捉出徐柳線頭見官見府問成罪案方得

表明了自己苦心小小報了仇也不意寇網汝父驚駭
病深從前癩症至此復發更覺不好我也只是丟性命
破錢財求醫求佛要救汝父遷延不愈竟不見好吾此
時另立箇主意說道父病子在便是根基大約病者不
可復起我只看得兒子長成便是好結果了卽將一片
用心費力求天拜地的肚腸安放在教子一節上去也
兒自襁褓中多病我惟恐不濟事積些陰德務求長大
成立光揚祖宗做箇頂天立地的漢子汝父病深渾不
省事古玩打盡書畫焚盡玉器金飾之類全不照管託
人管了盡皆偷賣或將假的換了又兼屢次失盜家傳

精華大抵盡失我也總不關心豈是不值錢他只爲有了兒子萬般皆在譬如我自己布施了也如此自己譬喻過日可憐可憐汝旣出世我便思一頭好親事做箇外助其時惟有吳門申宅是我家舊親文定相公又是先太老爺的門生遂憑媒妁定婚申宅幸而青翁二老叔頗肯照顧也完了我一點念頭向來兒漸長讀書就傳我惟恐讀書不出又恐獨子驕養先生不嚴空過時日又恐體弱過勞讀書成病喜得三件俱不礙十歲後勉力借債思量爲汝行禮納采只是自己力量不及耳歲在壬申夏間三房旌節李太太見我向善苦修婦道

兒又聰明決非凡品遂有立嫡耐食將家產授我之意
一言已出爭者四起同宗骨肉爲這幾分銀子便同仇
讎一般你也來奪我也來奪奪得落得此是如何景象
我想起來三房家產我又不是貪圖他的分明是太太
好意以繼嗣爲重立嫡立賢也無差處我如何忍得却
又思量這般氣色一箇女流如何抵敵得住況且凡人
以情義爲重錢財爲輕我不妨退讓一分使大家一團
和氣豈不快樂爲此只是靜守憑太太分付眾位尊長
均分便了不幸命薄太太又仙逝去矣孤身無倚全沒
幫助汝只曉得讀幾句書全然不解我的心事虧得有

至親閔唐李沈諸位老爺從公分派漸覺內外大小俱無間言是年冬間忽遭汝父長往之慘痛切肝腸我不能身代幸得喪事苟完家業亦定便勉力揭債借了王店盛宅千金爲汝行了聘後汝亦入學卽勉力爲汝畢姻亦補了廩在士林中有些浮名我只望汝中了便完了我心念也數年以來偶值荒亂成名一事至今未遂我只朝夜以望今世界亂離我只有一子若汝出仕我何所依縱然富貴我也提心弔膽不得安甯甯故功名二字我也斷不以此責成於汝幸喜天助善人孫兒繞膝雖然目下靜守前來正未可料可喜也可喜也但是甲

申以來國家多事南潯小小地方寇盜日夜暗算我是
女流豈料命運不好在這箇劫裏只得母子相依外邊
的事汝能撐架裏邊的事我自補湊乙酉年秋間生死
只在頃刻幸汝努力不至破家冬間遭了大盜劫掠南
邊三房太太所遺當本盡失內房舊存物件也被劫去
丙戌一年流離遷徙刻刻在刀鎗裏過今雖粗安我只
是體不貼席也從中力量我道是全憑上天福庇我因
此發心持齋奉佛此是我身親經歷的豈不自省我做
人到這般田地受了千辛萬苦雖是只得這幾畝田產
幾間房屋却是我一生苦節做成的卽此皆是我一生

心血也較前初到董家的時節僮僕也將就守法外侮也將就安息弊耗也將就改正我也算得不負董氏的人了況兼汝又長成行年三十汝父雖得汝能繼守書香外邊的人多頌我不失苦節又贊汝能養老親施恩佈德才畧優長學問充足雖未好許汝果然全備或者能不失一二也未可知爲是我却放心了兼之我老且病因前日伏侍汝父時喫了風霜把持家政時受了煩惱體中日漸狼狽飲食減少風痰常發雖賴汝醫藥不到得衰憊却也覺得費力我若只管擔這重任我也忒苦了我今只要皈依三寶念佛養靜做箇在家出家的

樣了擇吉已春將所有家業交付與汝汝可靜守哲訓
體我苦心不必固辭此卽養母第一事因我老年欲圖
安靜況從來做事英雄皆從磨鍊世故裏面打磨出來
卽此管家理事多是英雄學問也我自聽堂前田畝以
供朝夕禪定奉佛閒居自好是我之願汝有孝心正不
必在飲食孝養上見卽能一朝擔任撐持得門牆或者
運至時來有箇出頭進步日子便是真孝也汝聰明個
儻不是等閒人能識時觀變見人春風和氣自然無人
怪汝只是每事疎懶不肯細密恐有小差失處我常憂
念然青年有志只未曾精鍊所以是這樣若一如用心

自然是不忝所生的人但願積善降祥以後子孫茂盛家業興隆讀書的功名早就操家的精神強固不爲世運所淆不受他人欺誑教子成名書香絲遠榮親顯祖奕代賢仁便不負我一生苦心董氏昌盛有期矣

又世間固有不可解之事自非身親鮮不目爲誕妄者如我一生所經歷癸未閻羅之夢甲辰元天之夢無不歷歷奇驗諸如此類奇兆甚多卽兩次在茗禾祈雨尅期霑足皆無心得之雖事出偶然亦一奇也倘載入稗官後人必指爲妄矣○余在童齡見諸大家宴客所用瓷器大不過三徑寸久之漸移今且大如缸矣食器愈大

而家愈貧於此可以見風俗之日漓也今諸大家雖極貧而奢靡如昨我不知所底止○我嘗欲構別業于居吳濠畔奈未得善地耳不必多構但仿孫真人退老記便已足此地北望洞庭兩山門外一泓好水漁釣最樂○屋租盛衰亦有氣運前此壬辰癸巳之交屋租頓增我同支加租至三倍我念薄德卽此賃房人與我比鄰而居我不能施惠何忍加租耶所以自壬辰至今悉照原數不改先大宗伯一定之額也至於續置房屋租額畧重則又遞減七八折甚至五折不等汝等無論盛衰但守故吾睦鄰恤佃是亦一善行歟○宴客用優人登

場賜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
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訝卽不與之坐不過曰不在行而
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卻多少

江峯筆記先從父怡庭公舊藏先徵君小像數十幅每幅
後有徵君親筆題識一展閱間徵君生平德業風流宛
然如見惜題識大半脫落不可一一攷究余恐年遠并
所存者或不免散失因敬錄數條俱照徵君手蹟不敢
妄易一字其殘蠹者缺焉○秋七月苦旱余方靜息評
史記守道李公遣人從禾中齋書來請祈雨余勉赴之
李公欲建臺如世俗法余不可時禾中有羽士燔定華

夙負聲譽余請以折簡招之登臺行持余惟行靜功於
城隍廟之玉閒沈子商節昆季吳子寅工皆在座首日
微雨三日雷雨作余卽辭去時七月十九日也禾中諸
老畱宴余力辭之乘風揚帆歸沈子序夏輩岸上追躡
招余暫畱余荅之曰再停七日則川澮皆盈吾不必畱
也序夏爲之悵快而返至二十四日果連日大雨慶霑
足○余於二十年前曾囑潘逸老徧拾遺骸埋藏普同
塔矣歲久遺骸更多遂呼莊奴船役給以錢米走荒郊
殆遍悉歸義塚焉時壬子春正月也○自雲棲還會城
卽遊大滌山山故有洞霄宮宋時最盛殿宇宏麗傷分

七十二齋皆羽流居之歷代仙去者如郭吳葛許諸真人皆潛修於此山勢環抱原名九鎖最近一關馬不能方行相傳宋孝宗略加疏鑿以通輦道于是真氣洩矣殿尋燬諸齋盡頽廢不可問口有孫善長鍊師寓此志在興復而資力未辦僅葺無塵殿并方丈數楹而已余過此慨然念之其地有青檀山天桂宮伏虎巖來賢巖撫掌泉白鹿山房金口口虛皇壇九曲齋翠館齋黃茅山藏書巖大滌洞諸勝余爲賦詩紀之大滌洞中有石如雲扣之如鼓亦一奇也歸返蓮溪休息不越月遂結友溫子叔口張子懸渡巖子兼山皇甫子大立及二三

羽流湖口航茗溪重至洞霄宮修真武懺法七晝夜時
枋兒隨侍亦與焉懺期中二虎守門靈旛自結圓期有
月華之瑞感夢元天遣二神護行且似有愀然不樂之
色殊不可解越一載北行遭難始知奇應也○向聞水
月老人名云年已百五十歲所云皆奇驗余初未敢信
壬子之秋謁范大中丞詢及老人本末范公曰數十年
前曾相晤於關外言無不驗壽踰百五十非妄也余始
信其真是年仲冬七日偶以督葺萬松書院艤舟聖湖
與潘子受公沈子聲紫鷺坐話潘云昨見水月老人問
起居再三盍往晤言耶余遂以次早乘肩輿至石峴門

但見茆舍三楹在桑林曲水間遲許久老人乃至啟戶
入室如漆次第開牖天光始來奉佛一龕繩床無枕被
以麻鞞爲枕褥懸梁上已塵封矣老人與余分賓主坐
顏甚恭惟言天下將亂蠻王如某某皆將揭竿起又言
范公將入閩不可不畱余見其言語參錯似無倫次者
意頗訝之老人忽曰潯中蟲灾余答云幸不至甚老人
曰子莫欺我潯自某至某縱橫可六十餘里有人保奏
頗有收子何諱也我雖伏處環堵常至天上誰能給我
者余爲驚服蓋九月望後曾命羽流修馘保蟲灾老人
所述自某至某數言則余青詞中緘閉語無人知者吁

可怪也老人曰子將來有人邀同入都此不可不去余遂具陳有薦贖我方固辭不欲去也老人啟戶送我又撫余背曰勉哉不可不往余遂別去還至湖湄晤曹秋岳親翁云有沈逢吉欲至潯可同載否余唯唯肩輿先至水次少頃逢吉至薄暮小飲逢吉忽言水月所言之奇中余詢之逢吉備述吳梅村先生周子俶窗兄二事余不覺吐舌天壤間固有奇人如是哉逢吉云余于十九歲時見水月其時已年九十三今我年六十餘屈指計之水月老人當是百四十五歲也○三吳固稱澤國民尤苦澇歲在庚戌夏五中旬風雨傾注不三日而田

禾盡淹阡陌俱失一望巨浸農夫號泣閭閻駭懼於是
州邑申請蠲救撫軍范公由杭禾越平望將至潯余曰
此當今溫鄭也不可往籲遂駕輕舸至梅堰登公舟
而扣請焉公曰真奇荒矣有何法可掾余曰田不得種
米從何來請蠲漕米庶有瘳乎公曰 朝廷定例祇蠲
條銀十三漕米係官府必需豈可請蠲耶請更思其次
余曰莫若改折米不可得銀猶可典質求也但昔歲改
折每石幾及一金如此則民益困柰何公曰舊額平米
一石內有耗米三斗有奇今既改折則耗米無所用之
祇折正米民或可生乎余不禁手額曰如此則湖民幸

甚但刻下民無粒粟可炊則死在旦暮老弱填溝壑少壯爲盜賊深可慮也公曰爲之奈何余曰有明季萬歷年間朱文肅公救荒條議可採用也公曰今安得此書時余已預覓一卷遂出諸袖中公大喜曰是勝于百朋之錫矣方展閱頃余曰朱文肅公所言平糶法可行也權那藩庫并勸當道義助若得數萬金則遣幹員往楚豫糴米不過四十日米至矣減價平糶往返數次客米多則本處之價日減民必慶重生矣且計楚豫之價必賤今至浙縱價量減猶足還庫官亦無損也公曰善請再言其次余曰本地之米不可得請行糴籘充漕又須

從民自便不得限定用秬恐至冬秬貴民之求秬更難是兩困也故曰莫若從民便公曰善余曰再請開撥納事例富家勸助則難強也許其撥納則米自出夫既糴楚豫之米又開納粟之令則米有盈餘然後議賑散米設粥皆易行也公曰吾今日聞讜言當力行之矣時舟已行抵潯東關余方起辭公曰今晚至茗願明午來茗會眾紳衿公議也余唯唯卽辭歸次早疾馳入郡諸先達俱集天_留言人人殊余復晉謁時公定議改折平糴糴秬諸法已定集眾不數言萬姓歡騰焉是夜余宿於沈氏盟鷗別墅有中表吳修之窗友溫全思在座甚言

吳江之苦江城宛在太湖中水溢沒縣署街衢行舟而
催科未息江民有不遠數百里來號呼於浙撫者余爲
惻然次早再謁因具白其狀公曰江民呼號吾亦念之
其如疆界何余曰地界雖有江浙之分然百姓孰非

朝廷赤子今潯之東偏卽江邑也相隔一腔浙民何其
欣幸江民何其慘戚惟公熟籌之請將現行事例咨江
撫可也公曰善會公將還省余送至碧浪湖有江民數
十人具呈呼籲公卽收呈去時七月初三日也越四日
余隨諸先達至省謝始知疏已入 告且移咨江撫由
是江省改折福被數郡矣○辛亥春正憲行設粥廠賑

飢百日余謂若欲賑飢須先覈飢民戶冊遂囑昆季子姪同里中耆民至各圩查訪果有塘長圩甲得錢妄開之弊極貧無錢者反不得與于是召集鄰佑口自委悉刪去冒濫增補極貧開寫真正飢民冊每人發竹籌一根爲憑遠近無不悅服矣縣所發米祇賑十七區僅有一百五十石廣爲勸募併自助又二百餘石猶恐不敷余卽具呈於守道李公請將烏戍原佃唐氏房屋抵司那領所糴楚豫之米五百石每石柴錢算該紋銀三百五十兩道詳院允行于是米數充足然後集昆季子姪耆民設廠于潯西祇園寺擔柴運水皆吾家僮僕也先

期竟夜煮粥質明殆盈十餘缸飢民既集照籌發粥日
哺而盡散凡五晝夜執事者皆目不交睫余曰嘻憊矣
再更數日諸君殆將旡耶是法難久行盍少變諸况飢
民得粥祇可充一人飢腸彼盡室瞽瞍將何以存活余
請改賑粥爲給米每五日一發掬米而去一家皆飽民
其甦乎遂草條議暫停施粥命子延枋星馳至省謁撫
軍進條議范公溫顏相接極贊其當且曰非尊公無此
卓見且非尊公之無私亦不能行此法也批允行縣給
示枋兒歸縣帖已至厥矣于是改爲賑米飢民十人爲
一班東進西出驗籌發米有重來者子姪輩卽察出咸

驚以爲神不知照數有籌照籌有冊縱極狡詭亦無能爲也十七區施賑已周尚有餘米縣帖行給十六區又有餘縣帖行給二十區于是載米舟行至于烏戍事畢余謂飢民已賑彼二三貧儒何以自給遂同眾友公開姓氏人給五斗守道李公允詳速行士民均悅是役也告竣結算共發一千八百餘石云越一載司催那借之銀三百五十兩家人甚困于徵比歲底始得解此五百石皆余家捐助也○賑米甫畢至郡報竣寓於沈園之敞閒堂草條議十數條時與李子雪塢溫令思同寓每書一條余摘紙尾朗誦李子溫子咸擊節稱善議上

范公採行十之六七開吳淞濬吳江長橋等事皆條議所陳也○撫軍范公莅浙一載餘頗以激揚爲事適奉恩詔求賢將以賤姓名玷薦牘余具呈於藩臺袁公固辭藩詳撫得免余喜甚爲賦詩曰豈余輕組紱薄好在湖山拂劍星臨檻聽泉琴滿關千峯當戶出一鶴破雲還獨坐無餘恨浮鷗對我閒時已酉冬子月也余于壬子九月具呈辭薦袁藩臺不肯轉詳卽呈院力辭又不批行十一月旣望叩轅請見具述謫才應聘有五不可少壯猶不如人今老矣筋力旣衰何以經營庶務一也學問淺陋無以備咨訪少所記誦今盡忘之應制

據詞空疎貽誚二也南人不能使馬虜質豈勝馳驅三也賦性疎傲不曉諂曲諧世無術必招怨尤四也家事衰落薄產祇充餽粥耳空囊無以應酬五也所以再三固辭實有斷不能應命者非敢飾說也中丞公大不悅謂以人事君人臣之道前歲薦葛世振辭不赴今公又辭是使我無以對一君上也聲色俱厲于是余不敢再陳退而與同寓李子雪塢王子震生言之咸爲惆悵于是泛舟東歸發故篋重輯諸家易解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惟易乎吾且註易終老焉其可矣○余旣堅辭不允癸丑春日齋咨以行道經金閭與皇甫大立

胡子柯星家書田姪夜飲於寓樓諸子或言此行將盡
抒抱負矣余曰否否余於秋間必歸與諸子重歡讌於
此耳遂賦詩一章中有纁帛羅英賢宏綱布春暉朝野
固異趣達人觀其微行且返初服貞心託漁磯綸釣有
秋水衡門無是非與君共酌月抗言說先幾諸子咸異
之既至都門再賦兼懷大滌山居其詩曰未必胥靡慰
夢思卻來京雒望旌麾銅龍日照螭頭轉朱鳳雲連豹
尾移心在清江煙艇遠書藏元墓石床迷拂衣歸訪茗
源水一笠庵中鍊五芝蓋前歲至大滌于方丈東偏有
數椽余擬棲息于此顏曰一笠庵故云四月二十五日

到部卽具呈力辭當事不肯收呈至五月朔旦引見
四鼓起未黎明進五鳳樓過太和殿東同眾官候
靜鞭進至乾清門吏部大僚以次啟奏凡引見各
官唱名跪中道但聞傳旨云一二不用看可令回去
候旨遂隨眾官出金碧甬皇日麗五色仰而睇俯而
思曰是夢境也退而賦應制詩十二韻曰龍簪天彩
曜金支旭日初浮五色時雲影遙隨旌影動鐘聲還與
珮聲遲彤墀靜對開青鎖紫闥傳呼啟絳恩風度
寶輪聞帝語星分御仗展皇儀楓屏姓字求
賢切秘檢敷陳報國奇案有黃封瞻政肅廷無白簡

識 君慈徘徊 闕下同鷓鴣晏喜寰中息鼓聲繁縟

禮口 堂不遠遐荒俗異 聖能知坤乾已見清雷候

放怠曾師虎豹姿諏訪崆峒唯論道勿搜宛委更摛思

霞明 宮殿韶光轉花歷周廬瑞靄移朝儀從容歸

左掖幾回珥筆集 瑤池越七日奉 旨以科道員缺

試用同人或稱賀曰此豈夢境耶余曰凡境皆幻不旬

境又將變矣○五月十一日繕本至通政司投進固辭

不口懇收投云須懇吏部代題次日至吏部又不收呈

月之十七日方操本重至通政而蜚語與臺參交至矣

初發吏部圈審犯又奉 旨落職發刑部身羈犴城處

之晏如賦秋士微吟四章以見意研審再四身嬰三木
再駁再審終無他辭幸荷 皇恩昭雪于七月二十五
日出獄至寓同旅中諸子小酌賦詩曰今夕知何夕春
回第一宵酒螺含沆瀣蛩嘆奏雲韶安國仙源遠更生
封事遙 恩波難測量渤海望秋潮此後餘生孰非

帝德耶○自淮揚至清水潭觀其塞決河數百金置一
埽丁夫架空斷絙埽入波漂如輕羽間有人與埽偕墮
者口湧沈洪流丁夫金錢俱盡焉少進至淮乘野航渡
余曰不過月餘淮河將如溝下流江渚間民其魚乎齊
子曰何故余曰河爲濁流淮爲清流淮力勝則清濁相

當併入海今清水潭決則淮水之清流不能敵河水之濁流反是內地夫河水一斗中帶八升泥水帶泥來填闕淮河日增月長故淮河將如溝下流江渚水勢漫散吠畝陸沈自然之勢也齊子稱善余爲賦金隄行以紀之○徵君學貫天人生平以諸葛武侯李鄴侯范文正公自期待救荒諸策略見一斑惜出山旋返不得展其經濟耳然始之辭薦與後之辭官固有不樂仕之隱衷非常情所能窺測也晚年尤好道時俗所傳神異余不敢盡信其可徵者有小像一幅徵君道裝與二三羽流共立石壇上昂首望雲霄間有白鶴數十二翔舞不下

相傳徵君能召鶴洵不虛矣惜題識脫落未詳在何地也辛未仲秋二十七日曾孫兆元謹識○又一幅奇峯突起壁立萬仞上插霄漢下俯洪流峭壁上有洞五洞內一兔一船一杵白一几几上有爐一橋橋上有人其數三似皆石鑿又旁一峯峭壁上結屋數椽皆非人力之所得施也水中有石巖起上有小石塔徵君駕輕舸獨立船頭恍欲仙去恨題識亦失無從考其境地也

戴瑤吳興詩話董徵君

漢策

字帷儒號芝筠尚書份元孫

博聞宏覽范忠貞撫浙時特薦以科道用旋被臺參放歸忠貞殉耿逆難浙人懷德建祠孤山芝筠往謁詩云

淚灑西臺夢欲迷怒濤風急拍長隄天涯渺渺無知己

埋劍金庭伴鶴棲握機密啓意躊躕篋有陰符返五湖

却悔囊錐猶未試女牆望見夜啼烏

按忠貞撫浙多善政大半採用微君

贊畫故知己之感最深不僅薦舉一端也孤山之祠紳士公建賈微君之力爲多董氏詩萃載微君孤山范公祠卽事次公舊詩韻凡十首此其第五第六兩首第六首自注云癸丑八月將赴閩督時在京寓曾密陳數事謂可安入閩因某遽歸不及隨行贊助爲恨又第八首白注云庚戌壬子因救荒嘗陳末議公無不聽感深知己思之嗚咽又第三首白注云曾向閩負骸骨不可得後有侍衛送至京師攻忠貞殉難後泰甯騎兵許鼎卽乘夜負其燼骨藏之故微君遣人求之不得也曹倦圃有荅微君書云閩疆初定疾苦未除從前種種兇殘萬姓均罹湯火其最傷心慘目者無如范觀老勒死拋骸一事第七番嚴訊始得真情恨未卽拜疏尚虛恩恤耳有白敘一冊附寄台覽商之郵道付梓何如遠走尊梓已申意督憲荅陳撫軍一札久付遞中老親臺誼重

貞堅不殊存沒當使海內傳頌不獨范氏一門也徵君自跋云往歲因范撫軍之變遺力負骸此秋翁荅簡覽之雪涕此書墨跡今在唐家兜蔣氏亦可與詩注互相參證也

董漢策訪菊篇小引二十年前張潛庵寓潯水之北余嘗過其齋居玩菊後遷戍上潯川之菊荒矣丁卯九月訪潛庵於太樸山房欲觀黃花一寄諧焉適逢七袞遂賦贈之

紀遠震雷記有聲自西南來隱隱砢砢若將大雨者已而雲解風動林影調刁斜照滿地余時廡博陵之別館偶晚飯後乘興步歸比至家大雨如注霹靂終夜不絕聲及明至館而屋已傾矣長垣連十數丈俱仆若匹練無

零亂者觀者咸歎爲異且賀余之幸免於厄也余曰天下事何者非幸人特以己之幸笑人之不幸而欣欣若有得焉而彼不幸者又若戚戚焉病人之笑而不以自釋也觀此可以悟矣時丁卯五月廿一日也

南潯備志金梅字次調震澤曹村人嘗館于董氏南江先生其高第弟子也與紀白雲先生交尤深集中唱和最多著有夢草集丙子詩草擊轅集各一卷董氏門人鳩而刻之紀先生爲之敘

莊斗草壯子金遂青曹村人有道術一日至吳江時大旱兩縣請崇正觀道士召兩道士啟曰曹村金相公適至

此可延致主壇渠符呪甚靈縣尊大喜卽親訪其舟邀至署中意甚殷遂青啟曰水旱天意非人力可爲今兩縣父母果能屋漏不愧清心寡慾齋戒上陳爲民請命庶幾精誠所格可以感召天和若僅小雨乃符呪所爲耳縣公因請小雨遂青曰此易事卽用黃紙畫符向燭上燒之紙灰盤旋繞出簷去漸高漸大遂變成黑雲一朵頃刻大雨淋漓階下水驟深半尺雨止辭去問之城外則雨無一點云或鄰里有暴病毒瘡癰疽遂青往往以符救之立愈鄰有一女被產厄死遂青按其胸微熱急命取水至以箸攪水念呪畢命飲之初滴入口卽活

動再滴之病人面唇青黑立退再飲之則張目開言曰
好滋味是冰蜜耶飲盡則病全退矣從伯楚望言遂青
遊京師二十年遇異人授以術遂能役鬼神召風雨後
相傳時時以術爲戲發狂病死

按遂青名
澳居海

紀端先君子餘素府君行畧先君原諱永成字遙集一曰
大韶平日所師事者二人一爲吳淩西廬張先生一爲
鷗鵠溪寶雲董先生西廬先生踵王宋之後以理學爲
已任先王父亦山府君暨先君子咸受業焉年十七喪
王母嚴幾于滅性事後王母張以孝聞二十歲後習弓
矢之業然性非所嗜在茗中嘗以詩請益於呂半隱先

生潛歸家與湖濱僧香谷雲舟刻意唱和古文則正於
孫商聲先生歲壬子范大中丞承謨主浙闈試獲售晉
謁時范大中丞曰子之文洵爲通場第一但年來 聖
天子加意武功子名稍後中式第十一名榜名官○寶
雲先生居潯西之補船村遂師事之字餘素與裘夏江
屏兩先生善○茗上潘東陽先生篤行君子也戚屬中
於王父獨有金蘭之契先君子弱冠時師之嗣君喜曾
先生余師也游寶雲之門亦師事焉○寶雲在補船喜
曾先生治春秋先君子治易寶雲書河圖存三字以贈
注云紀子學易沈苦將返吳中雨中書此以爲券○壩

橋至鵬鵠溪里許耳由城壕而南柳影桑陰路頗幽坦
稼庵先生常常而來而於春秋時尤密至則縱橫辨論
上下古今雖稗野之書亦必究其所以然若夫林鳥欲
歸夕陽滿野斯兩人分手時已○先君子至京師者六
旋去旋返以王父春秋高不忍離也嘗著北行記南還
記備言山川風土之致而旅邸之思風霜之感亦復三
致意焉寶雲以爲似盛因之荊州記東陽以爲似攬轡
驂鸞二錄○寶雲至吳中厲靈巖華山及洞庭西山諸
勝至後居紫石山庵曰夕香先君子因得與詩僧雷耕
振麓青迴諸公交侶雲轉庵最稱老友若所畏服者香

谷一人而已○寶雲夙稱書數而手評者亦不少居夕香時其所評本先君子時時手錄不下數十種如左傳提史記脈二本抄凡三次至寶雲歿後懼其遺文散佚窮四十日夜書之兩目眇昏手腕幾脫矣衰年目疾實由于此○寶雲居夕香先君子率不孝端往謁時已病篤口不能言惟以席草剔齒輒棄去地上積至數千莖而雙瞳翦翦燭人至今猶可想見次日告別侍者霜樵出曰師翁以史記評本相贈喜極奉而歸○茗城潘仲臧年伯善詩嘗從其岳翁韓遠廬游得其指授故詩律精整時時與先君子唱和嘗曰吾悔不遊寶雲之門其

清明日懷沅州龔錫詩芳草徑連寒食雨落花門掩夕
陽天嘗雜誦之○先君子曰往與裘夏江屏書田喜曾
限韻倡爲夏日田園雜興和者甚衆張丹宸有楊柳灘
頭釣笠焦之句本師極賞乙亥夏家祠落成沈天與一
聯云茲值櫻筍薦新適會松楹落構一時共賞其清新
張晚歲甚貧然頗具風骨○又曰余游京師寓某紳天
與適來就選來往甚密某紳嗣以其老也輕之堂中有
菊因贈句曰茗溪主人人似菊庭前列菊菊如賓我來
見菊不見主菊亦賓中作主人夫昔人不肯爲五斗米
折腰豈欺我哉因決意歸○董存素先生與先君子總

角交試必同寓晚年往來尤篤家素饒適某房姪因伊
或媒藥其間幾至爭訟先君子力爲排釋而止閔湘人
有句云碧梧陰下收棊局紅藕花中滌酒甌先君子謂
不孝端曰此汝岳翁晚年實錄也○先君子與溫恂孺
先生善淤溪書齋有古松一株百年外物也先君子有
特立先槐棘之句恂翁擊節蓋與相國中庭僅一垣之
隔耳○先君子曰西廬師著與斯錄自子思以來下及
有明王宋諸儒分爲宗儒本行命世傳經翼教高蹈大
節藝學八科妮妮數萬餘言其於理學一門亦嘗側聞
其論列矣迨事寶雲自竺氏而外漢唐以下百家諸子

學問之純駁識見之淺深盱衡今古時時有會於心今
二先生沒吾將安仰安放哉所謂雖不能至心竊向往
者其唯茗上潘東暘師乎○曹漢章德宏兩先生父執
也從村南茂林中過石橋而來衣冠甚古軀幹偉然至
余家言不妄發終席間無一時俗之語既去先君子擬
之沈恆吉貞吉兩先生云○西廬先生歿於壬寅按當
作癸
卯之五月二十六日寶雲先生沒於丙寅之五月初六
日兩日必齋戒齋中懸像而拜之而於二十六日尤低
眉黯淡○先君子自中州歸後詩亦散落唯茗中耆舊
之詩尚存數十種潘稼堂先生到潯上嘗借抄之○新

安某翁居潯上伊子治喪凡遠近紳士皆預封其儀以爲贈聞者畢至三日後笥篋已空而先君子勿往一封獨存聞者以爲迂○先君子云往歲外父施心庵先生官東魯因得至曲阜瞻拜聖陵及子貢廬墓處又喜曾從事中州余往候之得歷艮岳并繁吹兩臺之勝真快遊也○先君子目疾十餘年於王母前朔望之禮不廢王母居後樓由前廳至後樓路頗迂折風雨之日衙堂中上漏下溼溢爲行潦家中人架板而行而先君子勿輟也若王母與叔父有恙必朝夕往候時海國查難老館於余家嘗目擊之以爲久而無間吾黨之所難○夏

永賓先生孝友謙和與余家所謂紀羣之交也先君子
曰吾病廢後親戚交遊過而問者恆少獨永賓始終不
渝藹然之意可掬斯真君子哉○晁先叔祖長先君子
七八歲雖大小阮猶雁行然以故寒暑相勞有若司馬
溫公昆仲又同里有殷翼宗先生與叔祖年相若兩人
讀書閉戶詩史自娛每春光妍暖時輒爲郊外遊適返
先君子嘗詠昌黎詩云吾見孟夫千古貌又古心所謂
古心人於二先生見之矣○泉石居余七世祖泉石府
君所構也木榻竹几間列古器中庭雜蒔花木以故名
人吟詠甚多卽如壁間袁胥臺之詠菊董潯陽之詠牡

丹至今琅琅可誦先君子嘗指以示子孫今已矣麴蘖
之塵與磨礱之聲相繼數百年來前輩風流蕩焉漸盡
九京不作將來更有何人道及之也哉○先君子生於
順治丙戌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時卒於康熙辛丑三月
初十日巳時享年七十有六

孫履元談鱗廣惠宮三清殿西向其南粉壁一版繪一仙
人高可尋丈狀貌秀偉左執楊枝右持一珠俗傳仙人
楊珠自繪其影也余攷楊芝錢塘人善畫仙佛鬼判特
長于尋丈大體愈大愈妙西湖天竺寺壁觀自在像是
其筆名芝不名珠亦未嘗傳其爲仙也唯殿壁屢壞屢

修此一版乃歸然經久不壞亦可異也其北壁一版向
爲尹西村錫畫劉海蟾與之相對筆亦飄逸今已壞矣
或訛以爲楊朱像遂并指北壁爲墨翟像尤謬

胡承謀府志錢武舟字濟亭歸安人孝友樂善不事表暴
康熙四十二年南潯姚某負客債陷縲綫將鬻妻以償
武舟傾囊助之且轉貸以足其數後其人訪求率妻子
踵謝則揮手弗顧其全人骨肉完人名節多類此

蠅鬚館詩話潯上陸氏有士潮士涓者棣萼連科可稱嘉
話然文采不章遺篇無述近閱凌進士保釐瓠息齋集
有病鳳謠小序曰爲建平公舅祖作也公氏陸名士涓

庚辰進士以建平縣知縣罷歸余少頽放不爲親族知
識獨公獎借過當於其病廢謠此以信之能識才士於
未遇之先可謂差強人意

董志沈國正字滄孺號元一康熙癸巳歲貢任臨海訓導
課諸生甚勤與石門吳孟舉善館黃葉村莊參訂宋詩
鈔著有論文一則爲陸松陽所賞載困勉錄卷首

南潯備志城壕上股价人先生維藩官四川峽峒知縣赴
任時道經一僧寺小憩偶抽架上書閱之乃制藝彙本
凡先生生平試卷鄉會墨並在其中駭問寺僧云其亡
師遺稿也先生愜然自悟僧卽已之前生自此忽忽若

有所失抵任月餘卽病卒

志餘八

汪曰楨撰

南潯鎮志四十

潯錄康熙之季潯多拐案偽作乞食狀汎艇往來善騙術
置藥菓餌給幼兒女食之昏迷不能言攜之遠颺莫可
蹤跡或首之官不爲嚴理以是人皆恨入骨髓雲楚閩
一作閩楚者廣德州右族也妹將遣嫁赴蘇置買敝物購媵
婢三名返則紆權南潯泊西柵與舟子錢芳林入市酤
酒西有祇園寺是日爲五月十三日里人曹寶臣等作
武聖會醉于酒出見客船幼女嘯哭疑之詰問而船戶
沈畢觀於睡中模糊酬答曹因訶爲拐船沈聞乃詫曰
拐船奈何適有馬四尹曙三周三等至眾口誼譁乃以

訊婢婢小無知遂訴船中冒斥之狀值雲偕舟子回婢指爲拐尹遂持錢曹亦持雲而沈畢觀猶崛強不已市中湯允文尹二陸三范相臣丁禹谷等卽時大訂叢集數百人先執沈畢觀痛捶而雲力辯非是復有陳國凡曹彩章者道以素未謀面倘得鎮人證以熟識自可解圍雲言昔曾到鎮糶廣籼米於楊開泰家楊素識也眾乃擁雲錢沈三人至開泰米店而店主人楊昌世以人眾事大不敢認店僕蘇二見三人曉辨不已驟將錢芳林毆打楊又呵令綱縛送營詎知把總劉錦文聞昔畏縮推不管理丁禹谷遂令總甲沈元報巡政廳是時後

潘巡司周國勛去任府司獄孫秩倫

一作秩倫

署事在潯又

誘不肯收遂致眾益洶洶聲言人船竝燒而汛卒曹鳳林馬文顯蘇二馬四等率人齊毆三人沈先殞命雲折臂傷腎錢受捶楚垂斃眾舉伊船盪至祇園寺空地架柴火焚船中財物各汛卒假稱存庫俱各攜去當燄正熾時投三屍于火少許忽聞爆聲甚厲則一顛腦漿迸出有業瘍醫陸某者從烈燄中奉一元首去事後轉有憐其骨殖爲收拾罈中埋於寺殿後地此康熙後壬寅五月間事也嗣雲楚閩兄載德居家訝其弟久不歸來蘇探之知其已回復至潯訪問得實于六月中臚述各

情首訟楊昌世等烏程令爲陳敏庵

獻德

批准檢驗嚴

獲案內人證竝究汛地把總劉自以送營不理而分贓作俑大半皆汛卒遂自經死楊昌世賄傾家貲得歸罪于僕蘇二其餘一切悉置不問訊鞠年餘僅以蘇二爲首問抵通詳時知湖州府事吳簡民微有所聞駁飭復訊而陸某身已遠颺質緣津要希圖免脫楊又私賂府吏終如前詳結案值吳守以艱去而載德憤赴撫臬署呈訴因奉護理撫篆布政司傅公

澤淵

咨參承審遲延

處州守蘇公

稷

署湖府事遂揭送遲延職名并詳請咨

革楊昌世監生楊復賄屬院吏以是巡撫李公

稷

恐以

株連無辜批駁遂以蘇二抵死具題雲載德不勝悲忿

走控于部刑部准狀著另審定擬而陳令以此解任新

令王公懋訥重爲承審時尹瞎三瘕死獄中其毆斃沈

卑觀起意焚燒之人盡坐已死之尹瞎三而以舉火擡

放坐之朱二于文煥問抵立決馬四尹二陸三蘇二周

三擬監候絞楊昌世丁禹谷范相臣曹寶臣及汛卒陳

萬先王其三以偷取銀綢竝枷杖此案原屬眾人僨事

其實大半汛卒貪財滋閔乃當事以把總自縊諱言病

亾而遂周旋不令抵罪雲亦心恨楊姓不爲之分說也

其餘汛卒曹鳳林狄芳鄭德勝馬文顯王公維總甲沈

元民人曹彩章陳國凡湯允文等俱以杖責結案陸某竟以遁匿終不到案先之營抹固不遺餘力而後之醫藥乃大有所獲甚可怪也吁設當日把總巡司羈三人于官遣問楊開泰眾怒亦得消弭否則詳解邑署緩爲究辦郡城中當更有熟識之人決不至孟浪慘毒若此也

秦

吳門好事者以此事編傳奇付之梨園

乾隆癸亥里中夏心谷明府

封

宰麻城時亦有類是案者麻之宋埠民因獲拐聚噪爭毆送鵝籠司人船解縣沿途觀者蜂集迫到堂察其非真因憶康熙壬寅吾薄事或卽開釋人疑易致激變謬諭眾曰拐有良藥俟其性過刑訊因密屬典史散禁

傍晚提審據稱黃岡平民來麻探戚船則岡邑編號常
來宋埠裝載貨物者也因移回黃岡取結備案事見明
府所著夢嚙編由斯觀之則小民無知輕率躁妄全在
當事者有以靜鎮而調劑之也按孫履元曰嘗詢楊氏
子孫云昌世係捐職州
同非監生嘗至京師與雲氏之爲京官者
訂爲異姓昆弟是不僅因糶米相識也

蠅鬚館詩話鑑曾祖姑有適歸安縣之花林茅氏名健思
之長子佑昆者不知於明鹿門先生何屬也茅湘客謨
絮吳羹多采茅氏之詩言元銘字鼎叔著名復社以貢
宰朝邑爲史禍株累死者數人子弟多遠引有兄之子
名兆汾字巨瀾號遜邱實鹿門先生曾孫也曾仕至參

將因棄爲僧名今漸居匡廬晚始改服歸里又言鹿門先生長支六世孫有名吳耿者隸籍吳中曾應江南乙卯鄉試已得首選時三逆方煽動拆卷駭棄亦異事也吳耿子名星來字豈宿號遜叟舉業外兼長古文辭入都謁方靈皋少宗伯一見賞識累薦衡文名遂大噪幾致千金竟老死牖下尤足惜云鑑按遜叟先生與高暉堂董氏有中表之戚晚年多寓豐草庵與先伯祖悔修府君亦締編紵之歡

冬心廬雜鈔蔣大潮字蒼圃康熙間人國學生得祕錄異書五雷正法善瘍科活人甚眾兼以道術決病人生死

無不驗遠近神之年六十八乾隆初卒

紀氏族譜紀養浩字毓昌攻時藝不屑趨時故試輒不利然矢志彌堅髮已種種猶逐隊童子而無倦意郡城葉方伯佩蓀方卯角時公應試常寓其家見方伯攜書就塾邀與講解無不了了因以神童目之決其必成大器既而方伯贈君以家貧欲令改業商之于公公力阻而勸之學速後方伯成名感念玉成之德曾執弟子禮登門道謝

阮元兩浙輶軒錄王標字匯東號立齋歸安人仁和諸生○絮吳夢詩選范少司空約齋先生與予少同學爲貧

交嗣後雲泥闊絕者二十餘年迨返初服卜居潯溪造
謁仍如平生歡因得晤其快婿龍湖王君君英年績學
揮塵霏屑知其腹有詩書先生乃屬出吟藁相質雅健
雄深殊不類少作因亟錄之

潯錄少時讀董若雨棟花居隨筆見孤客遇呂仙事每豔
稱之比長謁朱心裁先生則曰若知鎮上有鄭某遇跛
仙事乎試爲子述之其言曰乾隆初鎮人鄭姓忘其名
於中市開布舖每於夏初往蘇之木瀆鎮買秋莊二門
發販計潯至木瀆水程約百四十里有奇輒蚤起步行
至瀆投行置貨借宿次蚤便船發貨身又步歸十數年

以爲常是年四月鄭囑所親守店自懷元銀十錠東行
一路花香鳥語比戶蠶符頗稱幽適晌午道遇跛丐軟
語同行疑之詰其所往以木瀆對心念孤客懷金深虞
比匪因急行丐亦急隨故爲緩步丐亦躑躅不前益怪
之丐亦先知舉杖示曰木瀆卽在前矣視之果然急趨
就輒隱現不常而日薄西山鄭漸窘丐復笑曰金烏西
去會見玉兔東升何害未幾天暝鄭惶恐丐慰藉旋見
皎月騰空急望東竄又數十里足繭神疲少憩丐出數
棗相餉食之甘美不饑因詢曰往日傍晚輒到茲行何
遼絕也則又指曰夫獨非木瀆耶諦視不爽乃復行數

十里月已西斜忽見木瀆近在隔岸因思嚮時到瀆從未隔河喚渡何忽有此則見對河有廟廟後來六七人招跛丐丐因勸其越澗鄭駭甚不聽則激之曰爾不超越吾乃從此逝矣勿後悔鄭堅執不可丐乃一縱過河同對岸諸人招手呼鄭鄭復不從乃見數人俱向廟後去不復見急回顧則石壁森立高與天齊再視對岸人廟俱失而水則江天浩淼一望無際不得已步回山徑崎嶇非復向時平坦又數里山空壁豎虎嘯猿嗥鄭益心悸見道旁有一青石大可數圍疲極而憩趺坐待旦比曉尋路山徑羊腸幾十數里始見人問之語音啞嘶

不可辨隨之而出又數里見一茆屋乞筆硯問地名則四川峩峩山也鄭爲之舌橋不下者久之徐訪至城市以銀易錢急問歸程行至湖南金盡路遙行乞而歸方屆揚州經一閘閫有人倚門而望詢之曰君非南潯鄭某耶待子久矣鄭以素昧平生方驚訝間僕從延之沐浴更衣出則盛筵相款詢其故曰寒家素奉乩壇今呂祖降臨示詩未悟同人叩問乩書君名云與君有舊令某延訪鄭曰久溷風塵未嫺吟咏奈何出詩視之茫然也而羣致疑者以鷺了二字鄭曰此西吳鄉音卽蟬也伏天清音聒耳交秋漸澀諸人點首稱悟飲畢爲買舟

送歸贈以二十金至家則旅費所餘僅懷十金而秋露
桂零寒蟬聲咽矣鄭自後心慕元化不知所終心裁先
生余內子之大父也係徽國文公長子塾後裔好古工
篆隸余見時年六十餘劇談移晷厭飫舊聞惜其時方
攻舉業不暇致詢也

蠅鬚館詩話晨舍凌保釐先生樹屏作孝廉時嘗居南潯
故其疥壁集小引云余生遊歷不出數百里外丁巳春
偕計吏北上始睹江淮天塹之險燕趙虎都之雄書鞭
作賦畫塹成吟郵亭舍館淋漓殆徧然頗爲逆旅主人
所厭惡身未去而壘漫者往往而是明年棲跡潯南復

不自戒圍屏坐幄之間殊多粘綴亦安所得碧紗籠乎
因并其兩年所作署曰疥壁以志余媿

溥錄夏冠東明府少嘗夢登一大家樓看屈突通傳後贅
于徐氏登其樓似曾遊者拙架上冊適得唐書屈突
通傳見明府自著夢藝編

蠅鬚館詩話溥之詩人舊有謝散木

洲

姚蘭仙

景熹

兩先

生其後人均與吾張氏有婣婭之好謝本籍餘姚來溥
才及五世詩五言特蕭散真造宋元諸名家堂奧蓋散
木先生爲紀白雲高足弟子其爲白雲先生傳曰茗霽
之間有白雲紀先生者諱遠字子深又字白雲世稱白

雲先生姚江謝洲年四歲時卽識先生三年從之授唐詩五年先生教授他方後三年復從之遊又五年乃止而先生亦隨沒先生幼奇慧見賞於西廬張先生雋豐草董先生說後從西廬遊盡得其讀書之法年稍長煜煜有文名屢試郡縣輒冠其羣一日試于有司而先生已醉矣凭几熟睡傍晚猶未覺友人急呼之乃操管疾書文不加點及發案遂爲第一人由是奇之後連不得志于主文者南走閩北走金陵數十年始補縣諸生而年已老矣散木又有姚亦山漫吟詩鈔跋曰余與兄文少居潯上時有詩友二人焉一曰王蕙如一曰姚亦山

蕙如富才情廣交遊對客揮毫一時傳誦亦山猶介白
持閉門覓句不肯輕示人惟予兄弟及蕙如得盡讀之
亦山居新橋予居明月橋相去百步許每日相過從坐
綠陰下啜茗論文見日西亭亭便有憂色抵暮送至橋
下悵然而返後予兄弟歸姚江蕙如亦讀書吳門亦山
熒然獨處孤燈風雨四壁蟲聲唧唧寥落之況可念也
頃予復來潯上亦山詩益平淡由武功長江而漸進于
右丞蘇州予于是讀之而敬其人也已而將歸因盡錄
之附以蕙如倡和諸作以爲海上吟詠資并以示吾兄
文少也亦山卽蘭仙之叔其詩集予未之見

南潯備志 王蕙如先生起鵬官陝西清澗知縣偶出門輿夫顛蹶墜輿先生怒歸呼輿夫杖之輿夫怨曰山路雨滑非我之過今杖我不亦冤乎我甘殺不甘杖也卽出小刀自劊其腹死先生驚駭卽刻遂病抵暮而卒

潯溪文獻董翁蓮城家私巨萬人稱長者有明經紀翁方出仕時以膏腴十畝囑中傳於董議價百金時同里富翁沈豔羨此產則曰若售於我倍價可得董曰若果肯絕我何難加倍因欲使贖就董百金紀久宦歸來田疇日闕忘其故業忽一日省起而中已故語其子曰曩時尊人介紹于董許我我價百金爾盍爲我取諸聞者愕

然默計事經二十餘年時價已浮如何致詞然不敢違命竟造董門直陳前說董始而沈吟旣慨然曰我與紀俱望九之年難得兩人具在豈可食言竟兌百金不必書契遂持奉紀翁紀翁曰我固知連城不爽約也人稱直諒忠信兩翁有焉

又吾鎮西莊邨吳氏世爲諸生傳家嚴毅於里黨間正色直言少年佻薄之士每懼憚之吳子本初喪偶纔三旬餘耳父正平詰之曰爾思續絃否答曰一聽父命因語之曰我家貧士俱館穀于外若新娶一妻必需一二童婢便增食指且爾有男有女不娶爲是本初唯唯而退

特時方強壯陽氣正盛眞火上攻偏體瘡潰頭內作啣
啣聲蚤起櫛髮每一梳下宛如數百螢火墜地舉煤點
著此眞奇事而其家孝友承順可知已

紀氏族譜紀用思字我揚爲王九牧館甥九牧精痘科有
起死回生之效遠近奉若神明以無子業傳于壻公得
其祕授亦屢著神驗然當日如嚴雲衢爲溥上世醫九
牧有姪大聲其馳名尤遠過乃叔公出而與之鼎峙究
以醫非世業不免三舍之避逮雲衢大聲相繼早逝始
翹然獨出舍我其誰一時口碑遂有嚴王去了紀當頭
之諺

董王錫張母倪太孺人傳孺人姓倪氏張鴻案妻事舅姑以孝稱家貧藉紡織供甘旨鴻案遠遊不返仰事俯育備極艱辛晨起操作晚猶篝燈課子女蚤夜勤苦數十年如一日迨年七十餘家已小康猶必躬親瑣事自奉儉約非賓祭不特殺未嘗入廟燒香嘗曰我非不敬佛第一日拜佛則廢一日正事且積數日之操勞供一日之耗費恐神佛反見責也其達識如此

按善田張氏族譜鴻案字載熙

善丹青兼精術數乾隆庚申服賈遠出不還子星椿星樞四處尋訪杳無蹤跡星椿嘗祈夢於于忠肅祠夢見大紅繖一柄歸述所夢孺人泣曰繖者散也恐不能與汝父復聚矣鴻案竟不復返

蠅鬚館詩話陸翥聲先生賢英爲董南谷高弟少有聲庠

序嘗作西吳竹枝詞云薛家鏡子最精良生練曳來半
面光拾得龍盤書小字可知前有十三郎自注袁宏道
詩薛家鏡子開生練案薛杭人也而業于湖予購一鏡
開之止半面光如上弦月背鑄兩行曰湖州石十三郎
自照青銅鏡子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故淮徐道若愚潘氏於大街營建居
第時因在任所俱令其僕經營而僕復以其餘貲於藕
河坊另建住宅內有柏木花廳楠木樓未幾潘敗俱入
官後來承佃者寶善堂徐氏轉售者尊德堂張氏俱以
富豪稱不數十年皆衰替零落拆毀殆半

南澗備志蘇始芳潘似山太守妾著筠綠牘稿有瀕危口
占與夫子訣別八首末云指上玉環如可驗他生重得
侍韋公趙虹作牘稿序謂越十六年似山娶得沈大家
詢其誕彌日時卽蘇姬卒之日時言貌舉止亦與前身
酷肖癡情偶結竟獲再生詩言遂成讖語乃知齊諧志
怪不盡無稽也

范鍇幽華詩畧姚景熹字存之號蘭仙烏程人○漫記姚
丈性恬澹好吟詠亦山之猶子也與先王父棲園公先
考檢齋府君爲紀羣交時相過從府君嘗言其室人吳
氏名端璵才慧早世有暮春云布穀鳥噉三月暮牡丹

花放十分春寒夜云雁逐寒來應有恨月從秋去久無
情又殘花落盡春無影又花落空庭不見春諸句爲人

傳誦

志橐紀廷輝字虞求號牧庵少讀書能詩好拳勇善騎射
膽識絕人能爲人所不能爲雍正己酉武科舉人江南
興武衛千總加守備銜嘗請帑以濟丁力幾獲重譴不
顧卒得請而止後居鄉親族有不平事輒爲匡救不避
怨尤乾隆辛巳夏溥有殷大梁者稚而魯齋簪珥質錢
與質庫爭質庫訟之通判周承芳誣大梁拐竊煅煉成
獄兩日用三夾棍大梁垂斃廷輝聞之面質承芳抗辯

不屈承芳怒以毆辱官長具詳廷輝上控巡撫檄府提
究事得雪自是始有分防衙門永不許用夾棍之例

吳興詩話姚益敬字元吉玉裁女幼時誦木蘭詩問父曰
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著色實爲大雅若鋪排過多
恐近小說父大奇之適辛未進士扶溝知縣董豐垣早

歿贈孺人著芬陀利居稿厲樊榭序以歐陽公目謝希
孟有古幽閒淑女之風爲比

薄輯吳興會館在都中宣武門外戴蕝塘先生璐記畧云

吾郡會館創自乾隆戊寅先是少司馬吳眉庵先生有
捨東井書屋爲館之議其後人以宅售于他姓鄉人欲

贖而未能也維時官允孫約亭先生都諫巖柯峯前輩同心規畫賴有長蘆董芑堂運使慨捐三百金迄以少司馬故宅尚隘別購一宅於北半截胡同時中丞閔峙庭先生方伯葉辛麓先生方官郎署共落成焉余於己卯入都鳩工甫竣館在街西東嚮大門及門左右屋七間其中爲堂爲南北廂堂後爲室有廂如堂凡屋二十有三間館之南有隙地若干步丙戌少僕紀心齋前輩比部吳桐村先生倡議募貲增築屋十有七間南嚮於是館益開拓而規制未備余於庚寅司事始立鄉會題名壬子不戒於火南廂被焚他屋亦爲救火者踐踏殘

毀余亟致書中外爲修館之計而許春巖方伯首捐二百金屬同鄉同宦粵東者王君諤胡君鉅陸君來范君桂孫君登禾蔡君羣捐俸寄京遂於春闈前刻期蒞事且爲移改大門清理庖湏增設牀榻夫然後賓有如歸之樂按記中所云董芑堂紀心齋吳桐村皆溇人也攷朱文肅公集有會館條約序畧云會館古郡邸之遺也明興二百四十年各郡森列我湖缺然宦者應舉者溥遊者挾貲而商者徭踐更者初至茫無著足有之自今萬曆戊戌始任事釀金爲秦垣沈膳部協贊爲伯南春渠陸沈二春元奔走效力爲慕庵巖君而先十年創議

立簿則二岑茅侍御與膳部均有草昧之功云會今春在京者最多而湖人素集玉河橋橋之東有休甯故館彼謀舍舊而我圖新價亦中等一媾遂成旣成諸君立約刊書以示後是則明時本有會館不知廢于何時也吳興詩話吳學使巖字懷峯號桐村烏程南潯人辛酉舉人仁和教諭以巡撫匿災白諸學使雷翠庭師據以入告撫軍落職丁丑成進士官刑部久不得遷賦落葉詩八首沈東田及余均和未幾晉郎中主試貴州視學山西所拔多名士善飲工繪自題山水詩多清絕終養來京卒于會館將太史茗生輓句星節雲司懷老宿詩壇

畫本弔神僊公于添建會館落成賦環宇韻倡和盈壁

在西曹修律表龍臬使

承祖

梓行

兩浙輶軒錄徐德元字達三號芷堂烏程人乾隆丁卯舉人官漢州知州○陳焯曰按行畧德元先以秋海棠詩名噪都下及官蜀中值金川跳梁於冷磧督臺站遇巡撫見而問曰能詩彭山令卽汝乎遂調隨營辦事奏名以同知陞補署甯遠府任漢州傷足告歸

吳興詩話徐州牧

德元

字達三號芷堂在京偶詠秋海棠

不期而和者數百家彙訂成帙競以徐海棠稱之

志彙嘉興錢籟石先生載嘗舟經潯溪小步市上遇雨避

入新橋臨水一肆中肆主見其戴紅風兜怪之又以其
久坐不去頗形厭侮先生不校也及雨霽先生出肆歸
舟去其風兜而冠上紅頂見肆主駭愧亟詣舟謝過先
生酬以餅餌笑遣之蓋當時鄉風淳樸初不知紅風兜
爲貴官服也

耐冷談昔年權學景曾與烏程紀蔚巖

豹文

同官蔚巖人

極方古子病百計扶持至夜不解衣時將七旬腰脚甚
健登山猶不用杖也爲詩不假思索出入誠齋放翁之
間

蠅鬚館詩話吾師計魚計先生發向倡落花詩八首一時

和者甚眾惜不可收拾唯帆下錄曾刻其原作數首今
仲子秋琴慨其散佚復繪爲圖以徵一時題詠而錄其
原倡於前和者只崔問波先生珊一家問波與魚計師
爲中表昆弟以諸生遊幕嶺南幾二十載歸時年纔五
十餘余館劉疎雨畫扇樓中口相過從暇則仗鈔書而
送日手鈔書數千卷居家僅十稔以中壽沒遺書零落
可慨也

冬心廬雜鈔孫世楷字維翰南潯人生於蘇州父潮有九
子皆早慧以次死維翰居長獨存居封溪之紅板橋父
以豆腐爲業而維翰好讀書善吟詠顏其室曰半巢事

親孝與人交油然可親授徒里中有賢聲人稱豆腐才子乾隆四十四年三月咯血死月餘父亦死其母載兩喪歸葬于南潯之野其家遂絕嘗爲秋螢詩云臨風怯上露臺流雨積苔垣燄未收多半著人因不熱故教零落到清秋人謂是天亡之兆云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乾隆時有邱癡者寓廣惠宮測字晨出暮入嗜酒無日不陶然也信口侈談常多奇中有問病者得杳字答曰杳杳冥冥象入幽陰十八丑刻方知字靈果然又有二人自鄉間來問病而邱已歸寓因往叩之適有犬隨入因述其故嘻曰死矣更何占詢之則

曰兩口而加一犬哭字已形速歸辦喪事吾將飲勿潤
乃公爲也未出門又有人來言人已歿矣乃驚服餘不
勝載

談鯖吾潯紀氏藏一巨甕其底可以旋轉而注水未嘗滲
漏每有吉凶事將至甕輒吼某年忽大吼而秋卿第灾
甕亦爲人攘去鬻諸溫氏溫歸張氏後紀與張爲婚姻
始以舊物送歸未幾羣兒戲于室誤碎甕口其後遂不
復吼矣

又廣惠宮毛道人嘗有數友邀與作吳趨行辭不往迨諸
人至吳門則道人已先在因偕游虎阜支硎諸勝畱連

數日諸人先歸歸告其徒以道人留吳之故徒曰師固未嘗出也因相與叩其臥室則道人笑而出迎矣蓋道人固有道者

幽華詩略董肇鑽字豐玉號霜岳烏程人諸生著怡雲軒詩草○漫記沈柳橋云董肇鎧字依堂著躬盈編霜岳之族兄也先霜岳卒詩已選入湖州詩錄逮鄭柳門封翁選刻續錄列霜岳詩不載其字與號及詩草之名似有疑爲前後一人者所幸鑽字未誤猶可攷異柳橋畱心南潯文獻信而有徵故附及之以俟後之攷證者

范錯感逝吟小序方蒸砂老人初名堂字升矣休甯人少

游桑敬甫先生

調元

之門以副貢例選直隸曾署玉田

縣事丁艱歸遂不復出縱游江浙山水間晚寓南屏之
淨居僧舍改名塘字問渠號蒸砂老人余于乾隆丙午
晤于湖上玉立長身修髯飄白娓娓譚詩興猶不淺越
歲扁舟在過南潯余館之于長生古刹畱月餘而返後
聞其家迎歸新安無復音問矣

楊鳳苞秋室遺文余里有沈氏某宦閩之候官愛小胥范
貴攜以偕歸某子服未練夜開宴召優伶給事貴臥牀
不應流涕曰貴死矣主人之喪在堂而燕樂乎又閩人
王大槐者與范同隸于沈以哭母嘔血數升死

感逝吟小序王鶴野詞客名翰青字文虎嘗謁王蘭泉方伯于江右風阻泊舟荒野詢之土人地名鶯塘遂登岸散步忽入一僧寺殿廊廚井恍如素歷者憩坐驚訝以爲夙世所居處也歸作鶯塘行脚圖徧屬同人題詩

錢大昕竹汀日記過南潯鎮晤劉疎雨觀所藏書有宋槧本張九成孟子解廿九卷後缺盡心一篇其滕文公篇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有小民之事與光堯御書本正同金陵新志前有至正三年南臺御史索元岱序張鉉字用鼎關中學古書院山長前載文移稱浮光張鉉則光州人也劉一止茗溪集五十五卷無序跋係抄本又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衢山精舍葉
茶子實編富學堂魏齊賢仲賢校正每卷或析爲上下
或上中下據前所列目實不止五百人舉其成數耳○
觀劉疎雨所藏徐天麟兩漢會要岳珂媿鄒錄皆宋槧
甚精胡安國春秋傳亦宋槧傳文比經低一格卷末有
至正三年後丁丑秋八月七日陳留邊子昂手整于姑
蘇鄧明仲家塾墨跡如新又元槧周禮義疏十二卷每
卷首題吳興後學陳友仁君復編其第十二卷則俞廷
椿周禮復古編也據友仁序本不知姓名者所作乃以
己名置卷端蓋俗儒好名之弊也又中興禦侮錄無撰

人襄陽守城錄趙萬年撰皆抄本

張封藝圃雜記吾師沈辛齋先生

升嶠

嘉慶九年患店夢

一青衣者引至一處見長髯老人如世所塑判官象延之入分賓主禮坐回顧青衣者曰誤矣此歸安沈某非德清沈某也然既至此且少憩而去談次論及不如輩血是法門戒律儒者不信宜也然逢大士齋期及父母忌日本身生日儒者亦宜持齋並宜誦心經大悲呪往生呪婦女亦能如是遠勝於入廟燒香也師問尚有陽壽幾何老人不對惟曰子無大過惟好作綺語亦戕福之斧也師病痊後每以勿作綺語戒吾同門

阮元定香亭筆談歸安楊鳳苞子初見其西湖秋柳詩以爲才士也繼至吳興鳳苞以經解入試于先儒之說剖析原委甚爲精核尤深于音韻之學

談鮐廣惠宮隔岸某氏空屋素多鬼怪白晝窗戶每自開自閉故其家曠弗敢居後有張姓賃居之見竈前有石版甚闊疑其下有異發而視之則鐵索懸一朱漆棺其中更無他物急掩之迄不知何代何人之墓也

陸鴻逵秋林書屋雜錄紀鐵珊先生名峻以孝行旌門事蹟詳紀茂才慶曾家傳孫明經燮宿墓圖記茲記其病中見弟獻谷及僧學豐二事獻谷名方虎好讀書與

先生友愛甚篤年十八夭折先生與親友談偶及其弟
輒淚下先生年二十三忽染時疾閱五月而疾愈劇氣
不絕如懸絲醫者以先生體素清羸且久病非人參莫
治時參價昂先生家又貧妻屠孺人脫簪珥購之煎成
將服母潘太孺人憂懼無計於歛谷靈座前拍案呼方
虎名而慟哭先生恍惚見歛谷立牀下嗚咽向先生曰
兄病熱邪設進人參死不救母年高何可再罹此慘慎
毋爲庸醫所誤先生正欲與言值潘太孺人喚先生服
藥豁如夢醒告母以故傾藥弗服時延名醫趙環中適
至詢前所服藥以方示之趙曰大誤大誤此病實邪非

虛症也苟服此殆矣然數日前已先用膩補之味亟用
萊菔汁解去藥性然後書方踰半月而痊先生有誌異
五古一篇又先生病中身熱熾甚時或昏蒙輒見一僧
來與之談長身瘦骨華髮霜髯問其名曰學豐問其來
意曰我與子前世爲同門俱某師佚其名弟子頃念子切
故遠來相訪耳里俗家有病人牽用飯半盞肉一臠酒
一杯楮鏹少許焚送于門外名曰送羹飯用猪首雞魚
各一具道士一人鳴金伐鼓以祀五方神煞名曰拜菩
薩先生家亦沿俗例學豐見之輒笑曰此都無庸我在
鬼自不敢爲厲也先生精神疲甚常自慮不測僧曰子

何至是子壽五十六享令名以終何一病卽偃蹇若是哉先生累世單傳因以子嗣問僧曰有三子言次有正元者爲先生從父來問疾先生指以問僧僧曰五十年後無人矣時正元有三子且有孫家小康先生以其言不倫叩其故僧曰子不聞理不可推數不可測乎先生與學豐縱橫馳論家人以爲譖語先生亦不盡省記也後先生年逾三十果連舉三男道光癸未先生卒年正五十六時距先生病三十餘稔正元家尚不至零落不二十年相繼死亡迄今唯正元之曾孫婦存無子其夫遠出無蹤噫何言之奇驗耶

施祖望風月閒談余弱冠時讀書潯北費氏費有族姪某
偶至溪邊瞥見半尺許小人隨波蕩漾肉色腴理如鮮
蝦而膩軟因撈置岸側審視之兩目若瞑左手掩臍臍
下具男子形僵臥不動似死似生一市聚觀莫測何物
時初夏溪流驟漲羣疑爲水怪仍投溪中順流北去或
謂此婦人所產怪胎棄諸水者說似近理然方書謂胎
必三月成形五月分支今軀幹未及五月之胎而五官
四體眉髮畢具又何說歟

又里人邢在東偶經通判署前見裹物在路拾視則珠璣
滿襍默數其齒坐階石以待之至薄暮有老嫗踉蹌來

垂涕尋覓詢其故嫗以失珠對計其數與所拾相符卽
還之嫗展拜問姓氏不顧而去是夜在東睡至三鼓忽
若有人推醒張目而視則竈前失火延及寢室烈燄方
熾急起撲之應手卽滅若有神助人咸謂積善之報

又菜花兜郭某在粉窰肆中傭磨爲生家有孀母一妻一
子一女一恒終日不舉火而融融洩洩家室和平郭每
丙夜歸家作食進母必徧引近日新聞以資談助爲母
解頤近鄰有夜深未睡者皆聞郭母每飯必大歡樂也
郭之妻里閨罕見其面偶或邂逅衣裳楚楚容止端莊
見者咸肅然起敬傳云培塿無松柏吾斯之未能信

藝圃雜記輪迴之說未必盡屬影響嘉慶戊寅夏董春澤

忍港

諸景眉

靈

避暑報國寺偶夜往山門外觀楊姓者

捕魚忽見一士人同三女子由東南角過橋而來至山門外士人向山門長揖三女子亦隨行禮女中一最少者向士人曰樂極悲生昔日癡意柔情今其可復得耶言畢皆歎有泣者時楊姓者酒已半酣大言曰年少婦人夤夜過此必是淫奔者欲往何處耶因踵跡而去少頃楊姓者狂奔而來向春澤曰可笑可笑詰之始知四人者由廟而北過廣勝橋從嘉應廟前東轉至城隍廟每至廟門行禮如前言語隱約不可辨走至東藏寺忽

然不見楊見廟門關閉不解何自而入潛聽內有狗吠
聲又有火光從門隙出楊乘醉叩門而入問僧曰四人
者何在僧曰四人者誰楊曰三女子一男子僧笑曰柴
房內黑狗產得三牝一牡連汝共五耳楊至柴房果見
小狗四隻嘍嘍然胎毛尚溼楊因述所遇共相嗟訝而
返

張丹山潯溪棹歌注吾鎮無山惟藕河坊後有煤山原係
油車堆煤之所年久雨漬積成培塿高出重簷數百年
於茲矣嘉慶末年鎮人桂某宅北坐煤山復租蔣宏號
醬坊其後門東通煤山欲於兩後門作一徑道因將煤

山西南隅開墾見有數十骨瓶半已掘毀而中有大者
數枚囑長生會中帶至妙喜村山義塚埋葬訖越數載
桂病延羽士沈春暉祈禱因至山前祝送未幾沈亦病
病中被陰司攝去詢知桂被元末張士誠將霍師古告
發以其毀棄骸骨援沈作證值鄧都事冗未訊而蘇後
十數日復被攝審竭力營抹師古已可消釋而其弟骨
瓶敲破拋棄執定不允沈甦而桂遂死于是小徑亦不
復開俗傳山下多元末盜骨於此徵之猶信

梁恭辰勸戒三錄顧小韓方伯

學潮

言楊乘時

溥

無錫諸

生年過五十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賓客譙

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嗚咽鏡篋次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南潯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廝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戍黔疆母妹早年喪失子身異路遭媒僧居奇侍巾櫛于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爲之泫然曰毋泣我之祧嗣有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婿女再拜遂命與諸女寢隸姊妹行出謂客曰君輩且留不意今夜復得一女請再作湯餅會具述前事眾客頌盛德明年夫人舉一子臨尊時公

坐堂上驀見二隸導一官進方欲迎迓官遽趨內室與二隸俱不見覘其面貌女謂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子爲名孝廉諸壻俱顯貴義女壻後亦得官貤贈公爲中憲大夫焉

藝圃雜記趙開成無賴子也有斷袖之癖有唐二者亦爲所誘趙因開一布店囑唐經理焉唐少孤頗善事母自與趙結交後日事賭博母至衣食不給亦弗顧一日唐病歸家趙往問焉甫至唐門趙忽仆地大言曰趙開成你來得恰好予止此一子被汝引入下流今日要你命矣一時觀者甚衆與趙熟識者扶趙歸狂號數聲而死

次日唐亦亾

王引之國語正義序歸安董文學增齡博雅士也所著國語正義援據該備自先儒傳注及近世通人之說無弗徵引又於發明並注之中時加是正可謂語之詳而擇之精矣曷余爲經義述聞一書謹志家公之說附以鄙見其中亦有攷證國語者他日寫定當以就正於董君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南潯鄉間有一小兒摸蚌溪中忽得一瓦其色黝黑叩之有聲以爲銅也攜之歸閱數日以布拭之微露黃色異而告其父其父攜至質庫中求人識別之質庫中人一見驚曰此金瓦也何爲乎來哉鄉

人告以故乃欣欣然懷之去權之得八十兩有奇

于克襄鐵槎山房見聞錄道光癸卯閏七月有焦姓在吳梅梁侍郎宅內設帳夜間夢至一處屋甚寬敞見王定九相國居中而坐焦詢之旁人云現在京城隍也頃有書吏入報某處出一土地缺定九相國云可命溫文禾補此缺隨喚溫告之溫自言母老家貧求老師寬限相國命判官查其算牒云十八年方可到任焦豁然寤尚不識溫爲何許人後始知係工部主事乃相國門生也有人向溫述其夢溫言十八年後死爲土地亦復何恨閱十八日而溫殂蓋焦於夢中誤記耳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三年前聞有江湖男婦數十人假逃
荒名來游各鄉鎮婦女當前直入人家內室搜零殘食
物及茗盃餘瀝入口雖銀錢箱櫃封鎖並能攝取伊等
夜來聚居寺廟空屋覘其賭博甚豪大酒肥肉以爲食
豈因荒流徙之民哉上年癸卯又聞嘉湖兩屬亦受此
擾南潯爲巨鎮店口居民遭攝取者已多有舖戶某不
信力爲辨誣然人言籍籍姑回自檢則帳臺十六番無
有矣

太湖備攷菱草出東山南湖自菱田以西遶至長圻彌望
皆是夏秋刈之南潯震澤諸油坊買以飼牛舟載不絕

海輯古濠走馬垂虹落照

一作垂虹夕照

范莊蓮沼西村漁火

一作

西莊漁火

通津霽雪荻塘帆影石澗菱歌

一作曲江菱歌

一作

院鐘聲

一作古寺鐘聲

此俗傳南潯八景不知始于何時後增

東閣臨流南樓春曉爲十景潯溪文獻載沈大聲詠十

景七言絕句及沈國正女韻各十首乃康熙時人董志

載茅映奎方熊詩各十首竝次大聲韻乃乾隆中人其

後復刪去通津霽雪東閣臨流南樓春曉三景易以洗

粉花香煤山望月嘉應香市仍爲十景則當出嘉慶間

人所爲也范志云明余山人津著有南林八詠詩葉董

潯陽份始增二景董遐周斯張復易三景沈大聲詠七

絕十首朱國禎和韻今攷余山人但有潯溪漁唱二首
竝無南林八詠漁唱中亦無八景之目董潯陽泌園集
中無八景十景詩且南樓卽董紹聞園中之百尺樓乃
順治中莊氏所建明時未有此樓安得預設爲一景哉
董遐周靜齋詩文及生平著述未有一字涉及十景
者范氏附會臆說殊不足信又誤以沈國正爲朱國禎
則是康熙時人作詩而明人和之也不益可笑乎

補遺

香飲樓竇談蔡三南潯人飲博無賴貧不聊生與比鄰朱廷煥善朱亦浮蕩共謀竊近寺銅佛鎔鑄小錢獲利甚厚忽兩人有隙分財各營生理蔡以銀貸於人取倍稱息家日以裕而朱日事游賭所蓄蕩然時挾前事告貸於蔡誅求無厭蔡慮其終爲己害欲殺之而未有間會除夕風雪遇朱於青華觀前復牽衣求助蔡忿起抽佩刀刺殺之委屍道旁而去朱旣無親屬鄰保鳴於官官來驗視命盛殮而已初里中有譚小貓者貌姣好蔡以變童蓄之比長命司會計是日蔡歸譚見其衣有血漬

驚問其故蔡以實告且戒勿言當爲爾娶婦遂以血衣命之湔洗譚諾之久之責償前約蔡不得已出數十金爲娶婦婦甚美蔡自納爲妾而許譚以別娶譚怒揚言欲發其殺人事蔡患之伺其睡手刃之顧自念殺譚必獲罪因寵妾而憎其妻遂誣妻與譚私并殺妻自首於官官不之罪妻兄弟廉得其情控縣及府蔡俱以賄免乃訴諸撫院中丞某公前夕夢一婦人被髮浴血跪於庭似訴冤狀詰且閱其詞忽憶前夢檄縣捕蔡至省訊以刑盡吐其實兩案並發乃雪婦之冤而置蔡於理

後序

咸豐甲寅南潯始設絲捐局抽釐以佐軍餉鎮人金坦齋

載錫

朱硯泉

養誠

蔣海珊

堂

邵雨帆

湘

邵价人

藩

張魯卿

亦賢

實董其事每年充餉之餘留其百分之五爲本地善

舉公用於是丙辰秋有修鎮志之議屬余編纂三年而後成既成付刊始於己未之夏至庚申春刊未及半適粵匪陷廣德郡城戒嚴而潯地晏然剗之功未嘗暫輟也四月中垂成矣而蘇常亦陷六月賊遂至潯潯人倉皇遷避因取已刊之板移置湖濱之葉港至冬而賊逼湖濱復移板至上海辛酉夏上海又警復移至崇明之陳家鎮皆海

後序

珊之弟厚軒

維基

以一人任其責暇日檢點板片稍有殘

缺但原槧已失意謂終於殘缺矣既而晤魯卿出其所藏
底本則缺處宛然具存不覺爲之愉快乃次第修補并補
刊地圖及補遺諸條鎮人避亂徙寓上海者數十家皆欣
然醪資以備刷印蓋至是而修志之事始迄於成矣回首
鄉園久爲賊窟廬舍焚蕩百無一存戚友離散死生莫知
凡志之所錄盡成夢境徒供後人想望之資欲求旋定安
集復還舊觀未知何日獨此志缺而復完仍爲全帙蓋非
厚軒則板必不存非魯卿則板雖存而必不完非諸君醪
資刷印則度置高閣板雖完與不完等然則此志之得以

流傳而不至湮滅者雖曰天幸豈非人力哉故記其顛末
綴諸末簡以告後之人若夫鄉人士女能奮身殺賊及遇
賊不屈而死者不乏其人俟異日戡定歸於鄉里當詳爲
採訪編附志後此時則未暇及也

同治二年歲次癸亥六月朔日汪曰楨識於上海寓舍